

人与生物圈

Man and the Biosphere

双月刊 2013 · 4

Man and the Biosphere



专辑 **生态摄影**

探索生态摄影的**审美原则**
体验飞鸟和昆虫的**微视角**
感受多样的世界多样的**美**

定价：16.00元
邮发代号：82-253
刊号：ISSN 1009-1661
CN11-4408/Q

ISSN 1009-1661





古老的蛇类虽然四肢已经消失，但是行动能力却是非常高效的，线条状的身体和鳞片结构让它们可以在多种自然环境中生存，可以游泳、攀爬，甚至某些种类可以从树枝上一跃而起，滑翔出很远的距离。摄影/程斌

学会与万物沟通心灵

文/鲁枢元

人类有史以来，对自己以外的万物可谓费尽了心思：将山上的石头冶炼成钢铁，将林中的树木制作成板材，将河里的流水囤积发电，将清新的空气污染成毒气，将大自然中的飞禽、走兽、鱼虾抓来养殖并烧制成香酥鸡翅、卤味鹅肝、酱汁猪肚、咖喱牛排、油焖熊掌、酸菜鱼片、滑溜虾仁，甚至还发明了活吃蝎子、活吃猴脑的怪异花样！

人类在对万物动心思的时候，一心想着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不曾想到万物也是拥有自己的心灵的。长期以来，“万物有灵”总是被当作蒙昧时代的原始思维加以摒弃，只有少数人能够从人类社会的成见中超脱出来。

就说被常人当作害虫、毒虫的蝎子吧，印度的一位婆罗门为了搭救一只落水的蝎子，三次被蜇，终不放手。旁人诧异，他说，蝎子蜇人是这种生灵的天性，我救生灵是我的天性，有什么奇怪呢？这是一位宗教修行者与蝎子的以心相许。生物学家J·H·法布尔以简陋的设备、执著的精神长期观察蝎子，对蝎子完成交配后“新娘”活活吃掉“新郎”的“恶行”，站在人类伦理道德之外的立场上做出公允的评价：那原本是出自“种族繁衍”的壮举，属于自然界的“天则”。

在更多情况下，人类往往高估了自己，同时也封闭了自己，忘记了构成自己身体的那些元素与构成地球上其他物质的元素是完全相同的；忘记了我们的遗传基因组有93%上与猴子相近、有98.4%与黑猩猩都是相同的，即使与我们总是鄙视的苍蝇，也有60%是相同的。美国著名动物学家T·葛兰汀指出，与人类相比，

动物在某些方面有着远非人类所及的才能与天赋。飞行中的蝙蝠凭借声呐可以“看到”9米之外蚊虫的身影；被唤作“屎壳郎”的蜣螂，能够凭借视网膜对月光偏振的敏感定向、定位，顺利找到回家的路。大象能够运用次声波与远在30公里之外的家族成员协调行动。T·葛兰汀还说，邻居家的一只老猫在女主人回家之前5分钟，就总是已经守候在门口了。被誉为“美国乡村圣人”的约翰·巴勃斯，在他的《河上漂流记》一书中记录下：皮帕克顿流域的麝鼠在春天就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夏季的天气，并及时做好防汛准备；那里的灰松鼠会计划周到地赶在乌鸦、浣熊、松鸡、野猪之前，将树上的刺栗早早收集储备。更不要说蜜蜂，它们那得自先天的聪慧、灵敏、勤谨、忠于职守、严明纪律，也是人类望尘莫及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渐渐被人们接受下来的“盖亚假说”证实，地球生物圈内地表的冷暖、水源的丰欠、土壤的肥瘠、大气质量的优劣，是由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存在物的总体与其环境的调节反馈过程所决定的，地球上现有的适宜万物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原本是由近千万种的生命体共同营造的。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其中数量最多、贡献也最大的，竟是不入人类“法眼”的“微生物”，即那些生存于海水、土壤、空气乃至人类与动物机体中的“小东西”。而对于地球共同体破坏最大、已经酿成巨大生态灾难的，恰恰是自封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事到如今，人类有必要放下身段、敞开心扉，抛开历史的惯性，主动与地球上的万物沟



新世纪的生态学不应把自己的根基仅仅建立在科学的底盘上,它同时也还应当是哲学的玄思与审美的想象,是艺术和诗。是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一种革新了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

摘编自鲁枢元,《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



摄影 / 程斌

通心灵，虚心学习万物拥有的天真与智慧。

那位“乡村圣人”巴勒斯之所以被封为“圣人”，就是因为他心有灵犀，能够放弃人类的傲慢，贴近并潜入万物的心灵。于是，他能够看到麦田里的乌鸦走路的姿态与其他鸟类全都不一样，就如同统治者踩在自己的领地上时那种满足、柔顺、沉着。他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田地、庄稼都是他的，农夫也在为他耕耘播种。“圣人”还能够体会到田野中“杂草”的美德，并寄予满腔的同情：

“它们不会轻易气馁，而是宁死不屈。如果不能得到最好，也会接受最差；今天运气不好，那就寄望于明天，不惜忍受着人们的误解与排挤，谦卑地呆在山脚下的田埂上。”看来圣人也是诗人。T·葛兰汀通过实验证实，自然界的动物是依靠形象进行思维的。而诗人也是凭借形象进行思维的。圣人与诗人都是最接近自然的人。

奥地利著名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K·洛伦茨曾经严肃指出：“大自然对文明的人类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大多数人只和没有生命的、人造的东西打交道，他们已经忘记该如何理解有生命的生物，如何和它们打交道，从而导致整个人类如此无情地摧残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重新建立人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联系，是一个崇高而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一任务能否成功完成将最终决定人类是否会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一起走向毁灭。”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被爱因斯坦赞誉为“我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法国医生A·史怀泽则宣告：“人类与其他生物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正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他强调这种关系既是对世界的“自然关系”，同时又是一种“与宇宙的精神关系”，是人与万物之间的心灵沟通，一种走向未来的新的文化运动，一次较之告别中世纪的那次“文艺复兴”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

遗憾的是，当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并不像这些生态领域的先知那样，对此取得共识。由工业时代开启的现代化战车还在威风凛凛地滚滚向前，不惜继续碾压一切绿色的生命。我们不妨作此设想：假如各国政府将自己投入军工预算的一部分用来研究开发人类与自然、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交流、合作，那么人们也许早已可以与山川对话、与禽兽共语、与昆虫谈心、与微生物偕游……其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制造原子弹、导弹、航空母舰、宇宙飞船。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品有《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

人与生物圈

《人与生物圈》杂志·1999年1月创刊

双月刊2013年第4期

总第82期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出版 《人与生物圈》编辑部
名誉主编 许智宏 李文华
科学顾问 赵献英 赵献涛

总编辑 王 丁
副总编辑 陈向军
图片总监 郭晓涛
责任编辑 郭晓涛
编辑 罗娅萍 先义杰 雷维蟠
校对 黄晓燕 庄守平 智若愚
行政主管 马雪蓉
电脑制作 笑 韬 杨 琨
印 务 李泽琦

本期顾问 陈建伟
特约文学顾问 郝耀华 胡 旭
特约图片顾问 红 杏
特约编辑 徐 健 姚 颖 曹江雄
特约图片编辑 程 斌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1661
国内统一刊号 CN 11-4408/Q
国内发行 北京报刊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82-253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100044)
国外发行代号 1383 BM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政编码 100864
电 话 (010) 68597516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 2013年9月

法律顾问单位 北京市博人律师事务所



版权声明

作者向本刊所投稿件,除有特殊声明,凡一经采用,即视同作者同意将稿件著作权中属于《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本刊。本刊对已采用的作品可继续无偿使用,并决定使用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改编、汇编、展览、表演;用于光盘、互联网、手机、可移动的平板电脑以及将来可能出现之任何传播形式;并可翻译为外文或转换为繁体字及其他字体形式。本刊将一次性向作者支付稿费并视为受让上述权利的全部费用。来稿文责自负,对于抄袭或涉密,侵犯他人版权或其他权利的稿件,本刊不承担连带责任;对所投稿件,本刊编辑有权根据本刊办刊要求对其进行适当删改或调整;如作者不同意上述声明,请在来稿时向本刊书面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数字渠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全球性科学计划。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 launched by the UNESCO, is a global scientific programme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kind and the environ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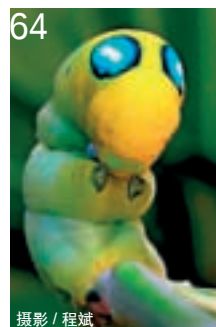


长鼻蜡蝉和人们所熟悉的蝉(知了)是同一类昆虫,但它们通常更加美丽。特写为长鼻蜡蝉内翅上的纹理结构

摄影 / 程斌



摄影 / 程斌



摄影 / 程斌



摄影 / 程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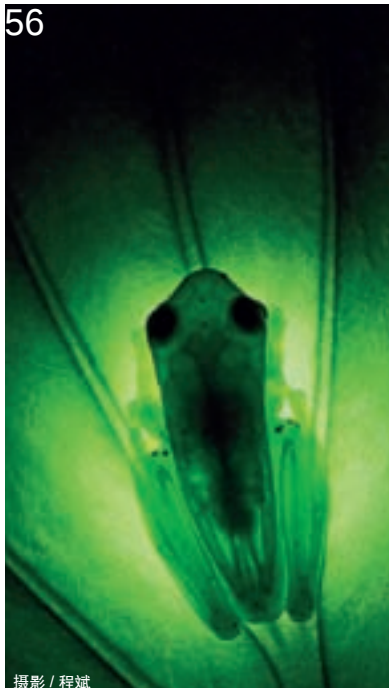
摄影 / 李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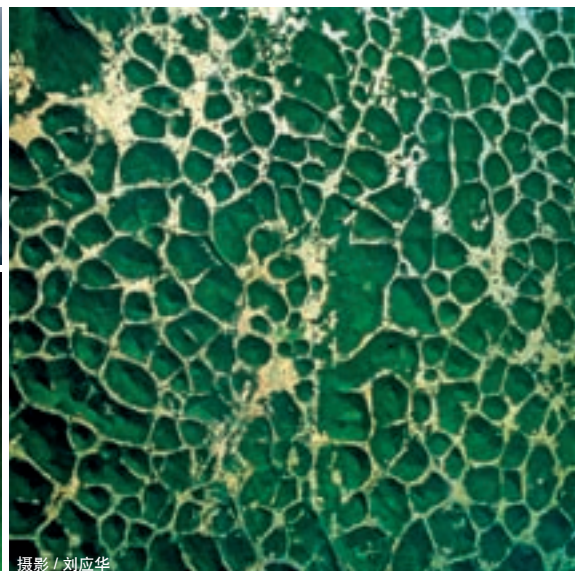
摄影 / 程斌



摄影 / 程斌



摄影 / 程斌



摄影 / 刘应华



摄影 / 程斌



发起于1971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全球性科学计划
2013年是中国加入该计划40周年

KAILAS品牌支持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实施与推广

践行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

梅里雪山 摄影 / 程斌

生态摄影专辑 · 生态摄影专辑 · 生态摄影专辑 · 生态摄影专辑



CONTENTS

目录

热烈庆贺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40周年

自然篇

- | | | |
|----|---------------------|-----|
| 1 | 学会与万物沟通心灵 | 鲁枢元 |
| 12 | 乾坤之道法自然——生态审美的自然性原则 | 王 诺 |
| 14 | 成长的快乐与烦恼 | 程 斌 |
| 17 | 见微知著 | 郝耀华 |
| 18 | 十年一念——生态摄影师程斌的十个瞬间 | 李婷文 |
| 26 | 本真状态
生态审美实践(1) | 王 诺 |

整体篇

- | | | |
|----|---------------------|-----|
| 32 | 各尽其妙各相牵——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原则 | 王 诺 |
| 34 | 梦里寻蝶千百度 | 程 斌 |
| 39 | 写给大自然的一封信 | 郝耀华 |
| 40 | 谁在谁的世界里 | 郝耀华 |
| 44 | 整体大美
生态审美实践(2) | 王 诺 |

融入篇

- | | | |
|----|---------------------|---------|
| 50 | 天人合一最难得——生态审美的交融性原则 | 王 诺 |
| 52 | 走进自然还是走近自然 | 郝耀华 程 斌 |
| 56 | 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 | 程 斌 |
| 58 | 融入自然
生态审美实践(3) | 王 诺 |

平等篇

- | | | |
|----|----------------------|-----------|
| 64 | 万物何处不同尘——生态审美的主体间性原则 | 王 诺 |
| 66 | 微小的精灵 | 郝耀华 |
| 72 | 自然造物与物化自然 | 程 斌 |
| 75 | 探花的境界 | 郝耀华 |
| 76 | 转换视角
生态审美实践(4) | 王 诺 |
| 78 | 微型荒野 | 爱德华·O·威尔逊 |

封面故事

在巨大的灰暗的投影里，你没有藏匿，反而以清晰的影像显示着你的存在。经历过风雨的雕琢，不屈的生命力愈发坚韧。浮华剥落之后，一双凸起的蛙眼像是磨砺已久的宝石，有着熠熠的光泽和刚玉般的硬度。你不只是荷塘月色里的无忧歌者，你也是一个风霜雨雪中的无畏战士。你不会孤独的，因为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朋友。你在寻寻，我在觅觅。倘若相识在某一个夜晚，我们一定会倾心交谈的。摄影 / 程斌

更正说明

2013年第3期他山之石专辑第64-69页的文章引自“Oli KP, Rana PJB, Peili S, Rawal RS, Chaudhary RP. 2012. Caring for our transboundary landscape – Illustrations from the Kailash sacred landscape. ICIMOD, Kathmandu, Nepal”；文章图文版权所有者是“2012 ICIMOD”；图文原印制者是“Quality Printers (P) Ltd, Kathmandu, Nepal”；第64页图片绘制者是“Asha Kaji Thaku”。

发起于1971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全球性科学计划
2013年是中国加入该计划40周年

Bestard品牌支持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实施与推广

践行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



SINCE 1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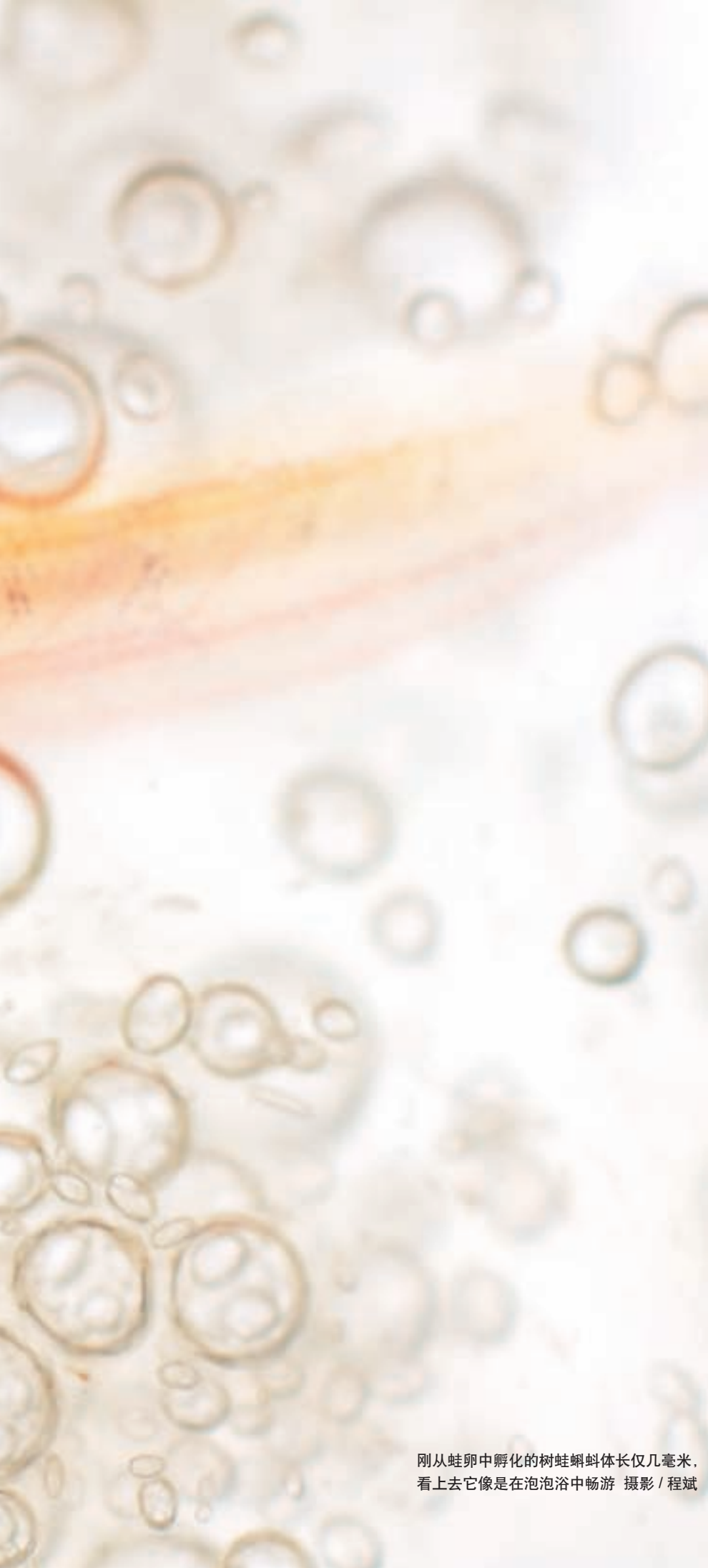
白马雪山 摄影 / 程斌

生态摄影专辑 · 生态摄影专辑 · 生态摄影专辑 · 生态摄影专辑

生态美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或一系列理论原则，它是理智的安排、明白的认识，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并不是孤独的，我们是生命网络的一部分。每个个体的存在，都服务并参与到更宽广的生命团体中，这个生命团体不单意指人类，它涵盖了所有的生物。

菲利普·克莱顿（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教授）
摘编自曾繁仁，【美】大卫·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上）》





对孩子来说，一个泡泡或许就是一篇童话。当他们从唇边吹起一个圆圆的糖泡泡时，或是用皂水吹出一串串泡泡时，那就是童心灿烂的时刻。赶巧的话，飞舞的水泡泡会映现出美丽的云霞虹霓，一个五彩的世界便呈现在一双双童眼里。水里的蝌蚪也是一样，泡泡也是它们的童话。哦，这是蝌蚪吐出的气泡，还是风儿吹皱了水面，抑或是光影里的鳞片？其实，是什么并不重要。留得一颗童心在，便有童趣在眼前。自然万物的美，就在我们身边。

刚从蛙卵中孵化的树蛙蝌蚪体长仅几毫米，看上去它像是在泡泡浴中畅游 摄影 / 程斌

生态美学是一种人与自然审美地和谐相处的美学形态，它不同于一般美学之处在于在这种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不是相分的，而是一体的，构成一个紧密不分共同体；而且人在生态审美过程中也不是孤立静观地审视，而是如现实生活一样是在动态的时间之流中审视。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摘编自曾繁仁，【美】大卫·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上）》





绿水无弦万古琴，从500米高空鸟瞰新疆伊犁河。有些鸟类可以如直升机般悬停于空中，如隼。隼悬停的时候用敏锐的眼睛搜寻地面的猎物，其俯冲而下捕食的速度可达300多千米/小时。猛禽眼睛视轴较长，犹如一个长焦镜头，结合快速自动调焦“装置”——神奇的“双重调节”功能，能在一瞬间改变焦距，把“长焦”调节为“广角”。而丘鹬的眼睛长在头部的靠后位置，故其视角可达360度，比人“广角”得多，可以在不转动头部的情况下看见周围的一切。2009年3月 摄影 / 李翔

乾坤之道法自然

生态审美的自然性原则

文/王 诺

生态审美的第一个原则是自然性原则。生态审美的目的首先是审美自然，但这种自然审美既不是将具体的审美经验抽象成形而上的理性认识，也不是通过具体的审美对象来表达或对应审美者的思想情绪或人格力量。生态审美突出的是自然审美对象，而不是突出审美者，其审美的目的只是自然美，只为了自然美本身。生态审美是活生生的自然感受过程，而不是人化自然的过程。

许多传统美学家对艺术美的重视远远超过了自然美。黑格尔将自然视为低层次的美，认为只有艺术美才是真正的美。唯美主义理论家王尔德甚至说：“艺术是我们精神的表现，是我们教会自然安于她合适的位置的慷慨努力……自然是如此地令人不舒服。草地坚硬、不平、潮湿，到处都有可怕的黑色昆虫……最差的工匠也能给你做一个比自然所做的一切都更舒适的椅子。”传统作家主要关注的是人和人类社会，忽视了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自然。即使描写自然，他们更多地不是关注自然物本身，而是自然物在概念上意味着什么或者能够被赋予什么含义，即自然物的艺术表现形式之象征或意识形态性质。

多数作家主要关注的是人和人类社会，忽视了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自然。早在1987年，桑德斯就指出：“无论我们的经验多么都市化，无论我们对自然有多么无视，我们仍然是动物，是有血有肉有骨头的两条腿的皮囊，其生存有赖于整个生机勃勃的星球。”生态文学的出现终于开始了对忽视自然的西方文学的矫枉，而其美学倾向也必然是自然审美。要生态审美，首先要像麦吉本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自然的终结》里所说的那样，把被人类剥夺的自然独立性还给自然。“我们剥夺了自然的独立性，而那正是决定自然之意义的关键。自然的独立性就是其意义所在，没有它，就只剩下我们人类了。”

生态文学将自然美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审美旨在表现自然本身的美，不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抽象性认识，不是表现人的思想。生态批评家罗伯特·克恩指出，许多文学研究者“经常将他们在阅读和写作中所遇到的文学作品对处所和环境的实在描写弃置一旁，将其提炼的结果视为本质。这往往将文学与确保其生命力的世界简单地剥离了，还

使读者也与他们所阅读的世界疏远了”。

卡森认为，要感受并表现出自然本身的美，就要努力摆脱文明和理性对人的种种束缚，回归人的自然天性，像孩子一样永葆好奇和激动。“孩子的世界是新鲜而美丽的，充满着好奇与激动。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没到成年就失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追求美和敬畏自然的真正的天性衰退甚至丧失了。”

所谓工具化的审美，指的是把自然的审美对象仅仅当作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把它们当作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的工具。生态文学的出现开始了对文学忽视自然的矫枉，其美学倾向也必然是从以审美者为目的转向以自然物本身的美为审美目的。生态的审美把被人类剥夺的自然独立性还给自然，旨在表现自然本身的美，而不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抽象性认识，不是表现人的思想。在进行自然审美时，审美目的不是自然命名化、自然抽象化、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自然物本身的美和对这种美的感知过程。生态审美不仅要把自然抽象化、意识形态化从审美描写中排除，而且还要把工具化自然审美排除掉。

雪莱对待自然审美对象的态度，代表了浪漫主义诗人普遍的态度。他们大都把自然审美对象当成抒发情怀和传达思想的工具。雪莱说：“在孤独中，或在被遗弃的状态里——被别人环绕却没有理解，我们会热爱花朵、小草、河流以及天空。蓝天下，春天里，在每一片树叶的颤动中，都能发现它与我们心灵神秘的对应。”尽管雪莱情真意切，尽管他非常重视与自然的联系，但他走进自然和欣赏自然的目的不是自然本身。他最在意的不是自然美的本身，而是自然物如何对应人的内心，如何使人获得心灵的解放；而且这还是因为在人间找

不到知音，感到孤独，才退而求其次，到自然里寻找感动甚至迷狂。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无可厚非，也自有其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意义；但必须说，这并不是生态的审美。雪莱描写的西风、夜莺、云雀虽然不能说不美，但却不是生态的美。反思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同样会发现：许多被优美描写的自然景物都是抒情的工具，许多意境的重点和目的不是“境”而是“意”，“境”仅仅是手段、工具或者途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里的花和鸟，对诗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很有效、很形象地表达了杜甫的内心情感。

美国生态诗人杰弗斯认为自然美胜过人类抽象的思想，他在《路标》一诗中呼吁人们把审美的视线转向自然：

转向外部世界，爱自然万物，而不是人类自身，立刻离开人类，

让这些玩偶靠边站。如果你愿意，想想百合花如何开放，

倚在沉默的岩石上直到你感觉到它的神圣……

自然不需要人类功利性的赞美。在《曳尾龟》一诗里红豆写道，那个小龟“不想被人赞美/赞美营养与美味/不想被请进庙堂/接受心怀鬼胎的朝奉”。短短的几行诗，写出了人类讴歌自然甚至神话自然的虚伪。古往今来，文人们写下了无数赞美自然的诗篇，然而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很多赞美看似深情却带有功利性的动机。人们较容易认识到，人际之间凡带有功利性和目的性的赞美都不是真诚的，可是为什么推人及物时人们就忘了这一常识呢？



摘编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鉴定成果、厦门大学985三期工程建设项目“人文优势学科”成果。本期专辑中所有摘编自《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的文章，均经过该书作者编辑审定，与原书稍有不同。

成长的

蒙娜丽莎那迷人的神秘微笑，对于这只小蝌蚪来说只是它平常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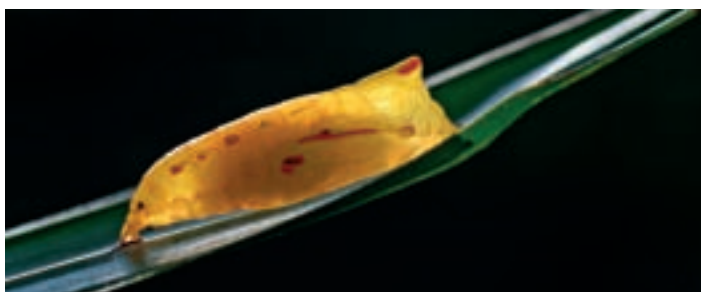
成长的快乐与烦恼

文、图/ 程 斌

生态审美观念的关键是“修建依然丑陋的人类心灵的感受力”。这意味着：必须对于敏感性进行培养，必须获得“对于自然对象的一种提纯了的纯净趣味”，从而捕捉大地上超越优美和如画风景的审美潜力。在生态意识中，一片凌乱的丛林可能因为其生态功能而美丽，而某种美丽的紫色野花可能因为损坏而不是增强本地植物而被视为“丑陋”的。生态学、历史学、生物学、地形学、生物地形学等知识和认知形式，都会帮助我们穿过事物表面，使我们的感官体验超越一般的优美风景而欣赏平凡、甚至丑陋的事物。

摘编自程相占，《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

蝶蛹



在 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中，形形色色的昆虫无疑是故事最多的群体。

它们体形较小，容易被人们忽略；也正是如此，它们才以顽强的生命力历经了地球的亿万年沧桑变化，仍然家族兴旺，生机勃勃。

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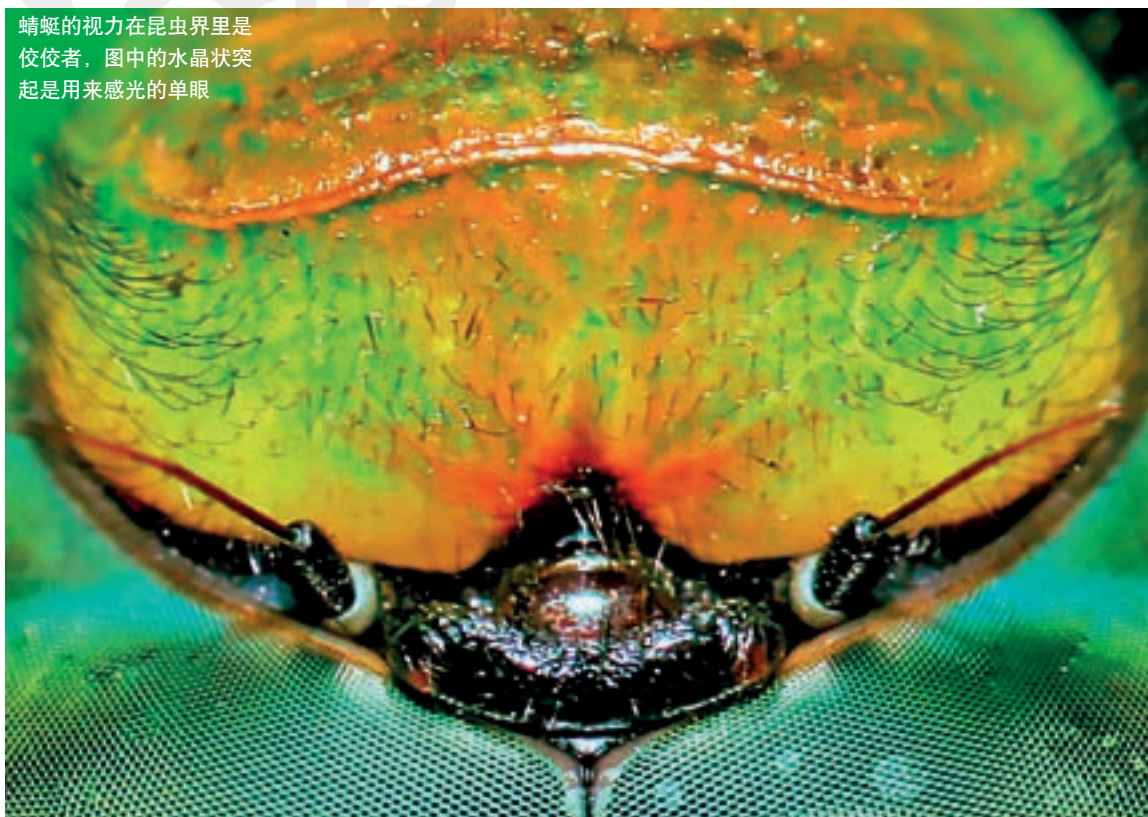
蝴蝶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着实令人喜爱和向往。南朝梁简文帝《咏蛺蝶》诗云：

“复此从凤蝶，双双花上飞。寄语相知者，同心终莫违。”古人用画笔去描绘和感悟它们，如今我们更可以透过镜头去体验它们带给我们的惊艳和愉悦。相对纪录形式的拍摄，我们换一些角度去观察它们，用更多的摄影技巧去表现它们，照片所能展现的东西才会更加宽广，更加打动观众。



红宝石般的黄斑蕉弄蝶卵正在被两毫米大的寄生蜂产卵在其中

蜻蜓的视力在昆虫界里是佼佼者，图中的水晶状突起是用来感光的单眼



蜻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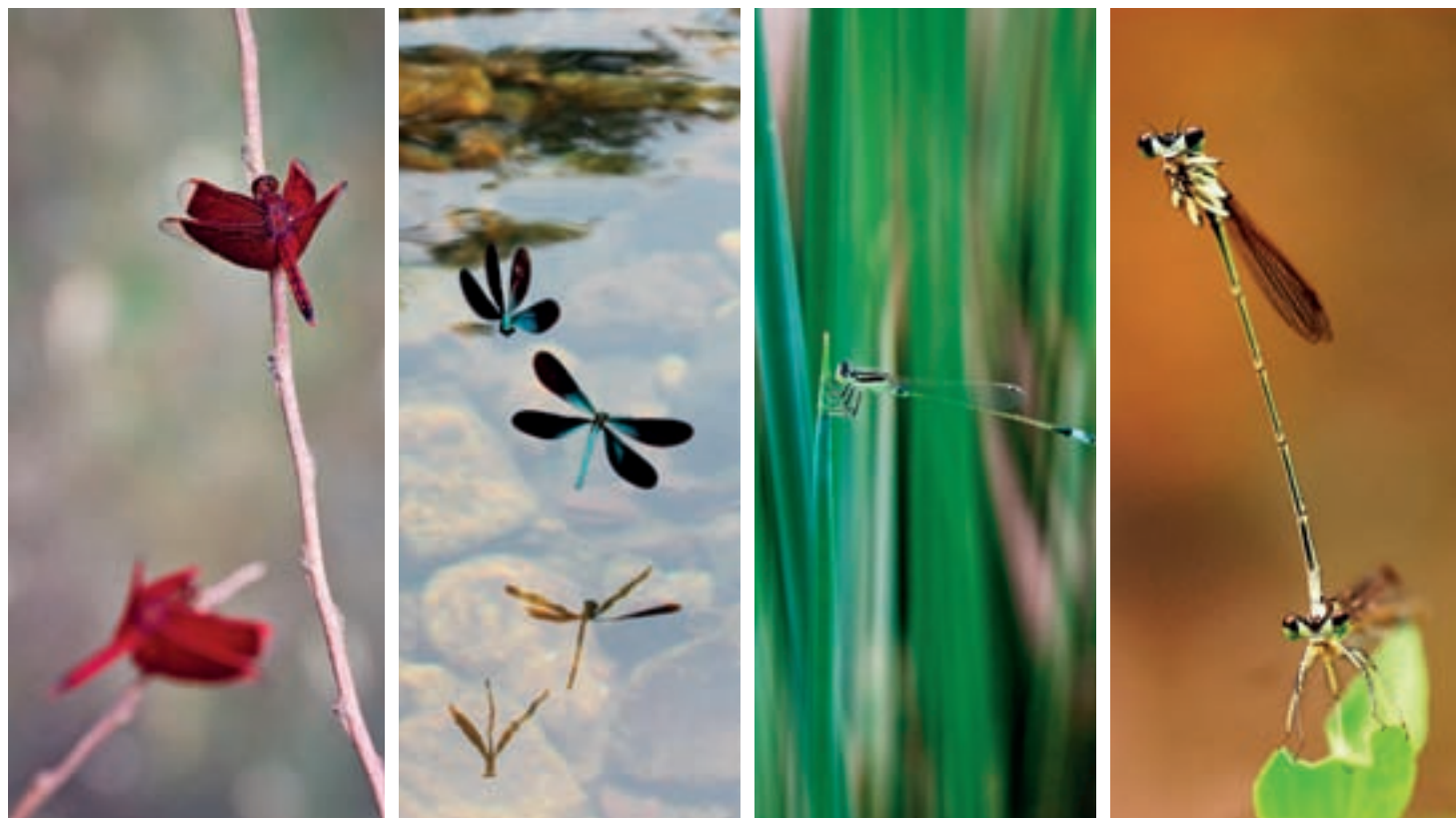
英文名为 Dragonfly，会飞的龙。但是此龙非彼龙，西方的“龙”和中国“龙”有本质的区别。Dragon是西方神话中一种外形类似蝙蝠长着肉翼的凶猛生物，生活在沙漠、森林，甚至海洋之中。

蜻蜓虽然不会喷火，但那长满尖刺的六只爪会像铁笼一样锁住猎物，而怪兽般的锋利口器中有大颚，可以迅速地咀嚼和吞食。再加上卓越的飞行技巧，足以让它们称得上是昆虫世界里的空中霸主。与蜻蜓起源关系密切的古昆虫(约3亿年前)有三类：古蜻蜓类、原蜻蜓类和蜻蜓类，但只有蜻蜓类生存至今。现生蜻蜓体型最大者是生活于中、南美洲的一种豆娘，其翅展可达190毫米。而已知世界最大的蜻蜓生活于约2.4亿年前的法国，其翅展达280毫米。今年5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内蒙古距今约1.6亿年的地层里，发现了一种翅展推测达225毫米的蜻蜓。

然而，对我们很多人而言，对蜻蜓的记忆

还停留在孩童时代，池塘和小河边飞舞的红蜻蜓，总是那么吸引人。这也是我们最早主动去接触的一类昆虫，尤其是从课本里知道它们主要的食物是蚊子之后，对它们充满了好感和好奇。是的，它们值得激起任何人的好奇。从中国古时竹蜻蜓的发明者，到后来欧洲许多的航空先驱者，他们都从蜻蜓那里获得了创造和发明的灵感。

蜻蜓字面上即蜻和蜓，在学术分类上属于蜻蜓目的蜻科和蜓科，再加上体型纤细的虻类（音cōng，又称豆娘）构成了全世界4000多种体型各异、色彩和斑纹各异的蜻蜓大家族。仅在我国就有300多种，分布于各地。它们的习性虽各有不同，但是生长过程都经过卵-稚虫-成虫三个时期。稚虫称为水虿，这可是生活在水里的蛟龙，以蝌蚪和鱼虾、蚊子幼虫等为食。同时它们也有天敌，许多鸟类和大型鱼类也把它们当作美味。甚至在一些地区，人类也把它们作为药用或者是点心食物。蜻蜓是重要的湿地生态环境指标性物种，它们的生息离不开水。📺



我们日常所说的蜻蜓并非只是一种昆虫，而是包括了蜻、蜓、蟌三类

点见微知著

文/郝耀华

我们为什么要执著地探寻微观自然？因为地球的生命便源于细微之处。科学家们在澳洲的海域发现了具有35亿年历史的带有远古生命痕迹的垫藻石，也叫叠层岩。当海洋细菌、海藻或其他微生物附着在海底岩石时，像草垫般的岩石就开始聚集含有各种物质的海洋沉淀物，最终形成头部呈圆形的垫藻石。

探索地球生命起源的奥秘，是一个艰难而又充满趣味的大课题。不独科学家，生态摄影师们也孜孜矻矻于此。他们远离喧嚣，在地球最寂静的边边角角，蹑踪着生物进化的履痕，用似乎冷静但却涌动着生命潮汐的镜头，捕捉着生物生活场景中最难以探知的珍贵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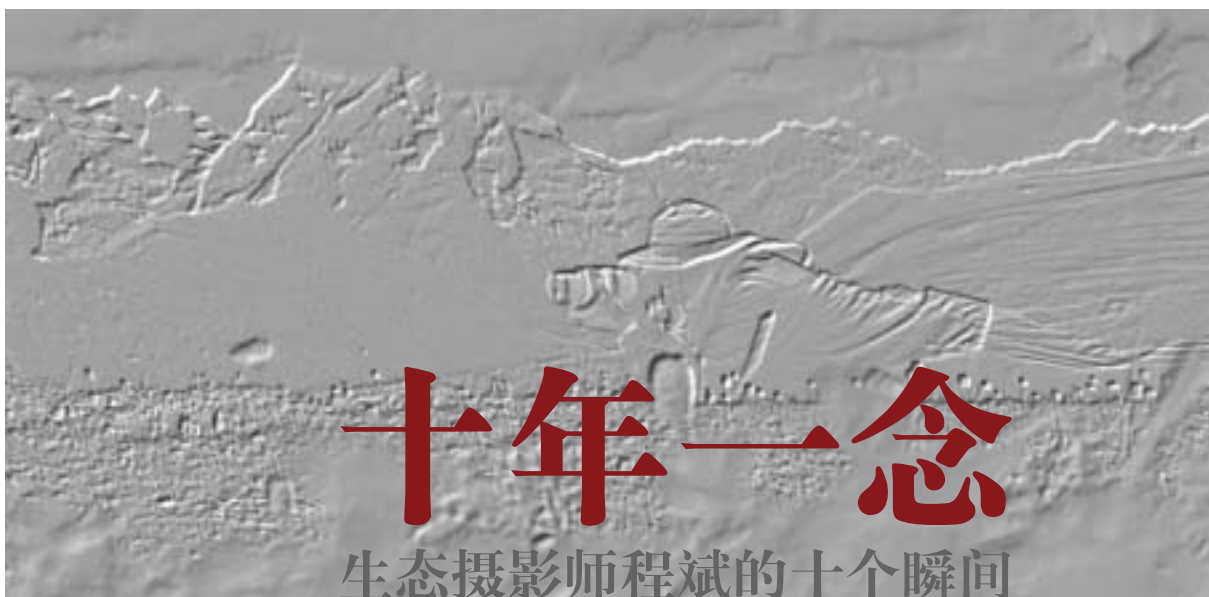
充满好奇心的生态摄影师们，用显微相机观察肉眼看不到的单细胞生物，就是想知道，单细胞怎么变成了多细胞？感光细胞怎么变成了复杂的眼睛？光合作用是怎样影响生物进化的？总之，它们是怎样一步步进化为高级动物的？

在微距摄影的镜头里，你会清晰地看到蚂蚁身上的寄生虫，进而观察寄生虫与宿主之间关系，它们相互影响，成为生物进化的一个重要动力。

有关生命的秘密，也许是大自然最原始也是最终极的秘密。



快乐与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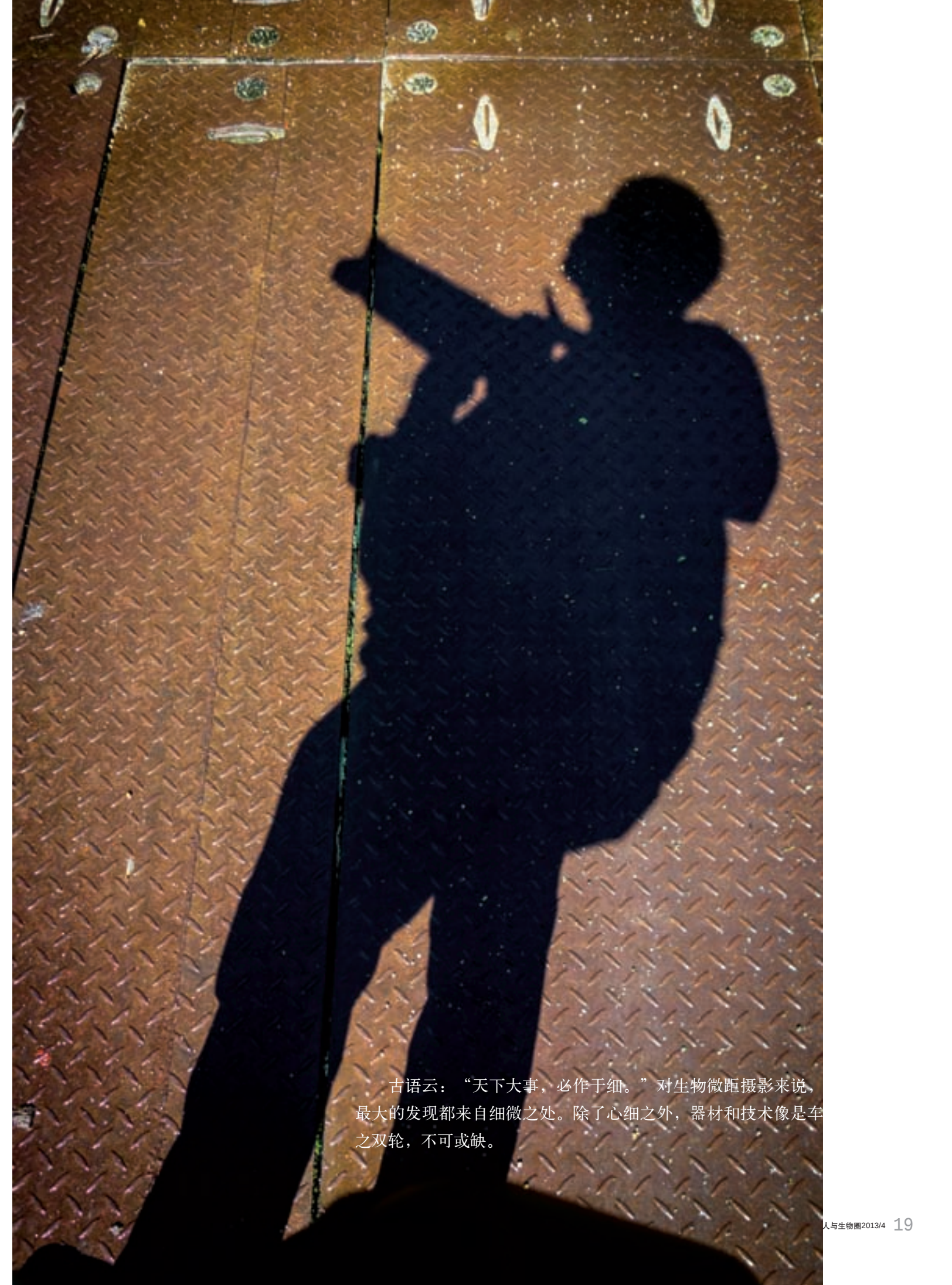


文/李婷文 图/程 斌

“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乃至色，一切法亦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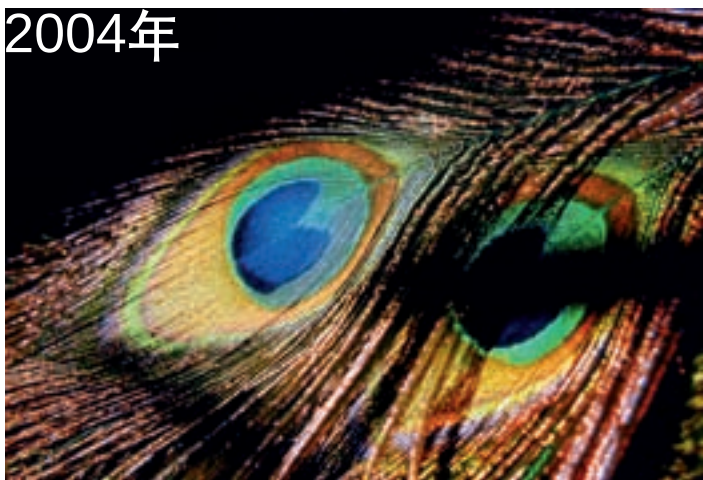
——《仁王般若经卷上》（大八·八二六上）

“念”在佛家中有多种解释，或作为时间单位，或与心性、悟道相连，乍看各不相干，细细思索之后却不得不承认时间与人类智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希腊神话中，缪斯女神亦为宙斯与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所生，可见各民族都将自身文明的高级形式归于时间意识。对于生态摄影师程斌来说，禅意不仅是其作品或隐或显的共同风格，也是他本人所一以追求的境界。访谈间，他无意中提到，他曾长时间以“一念”为艺名发表作品。何以以此为名，他并未明示，只将自己过往十年的记忆碎片及追溯的意义娓娓道来。

A high-contrast photograph showing a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ing on a brown, diamond-plate metal floor. The person's shadow is cast long and dark across the floor, extending towards the bottom left. The floor has a repeating diamond pattern and some circular indentations or rivets are visible. The lighting is harsh, creating deep shadows and bright highlights on the metal surface.

古语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生物微距摄影来说，最大的发现都来自细微之处。除了心细之外，器材和技术像是车之双轮，不可或缺。

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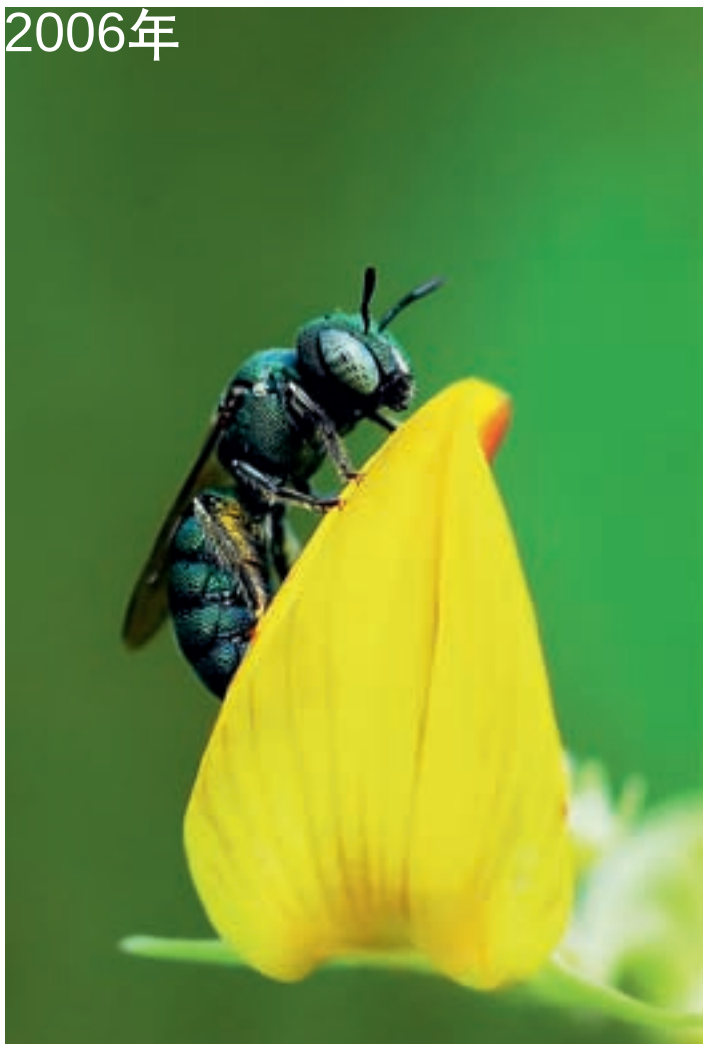
在公园里，一只孔雀的羽毛在阳光下的熠熠闪耀

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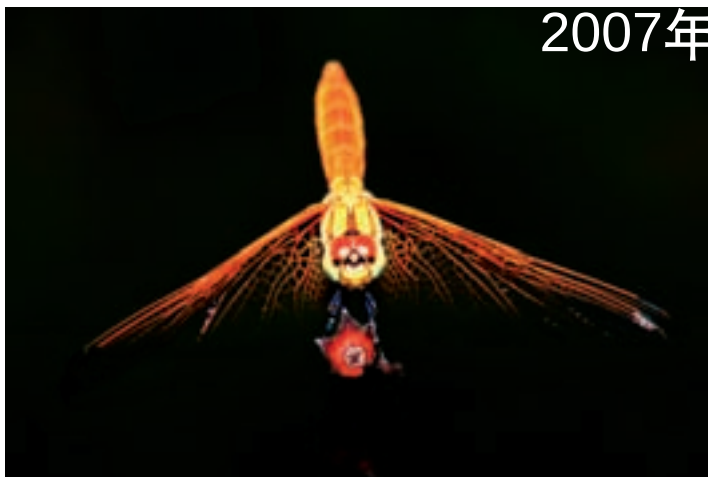
在家附近的山林中，台风正要来袭，一只夜里的雨蛙让我感受到自然的野性之美

2006年



在郊野地带，一只从未见过的青蜂，美得让我为之魂牵梦绕

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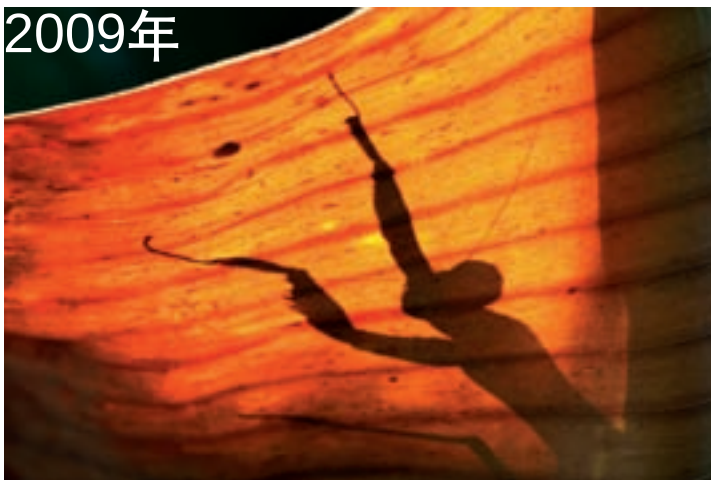
在森林公园，一只晓褐蜻拉开了那一年我蹲守在池塘边拍摄各种蜻蜓的序幕

2008年



在红树林保护区，一条大弹涂鱼在滩涂上的特技表演

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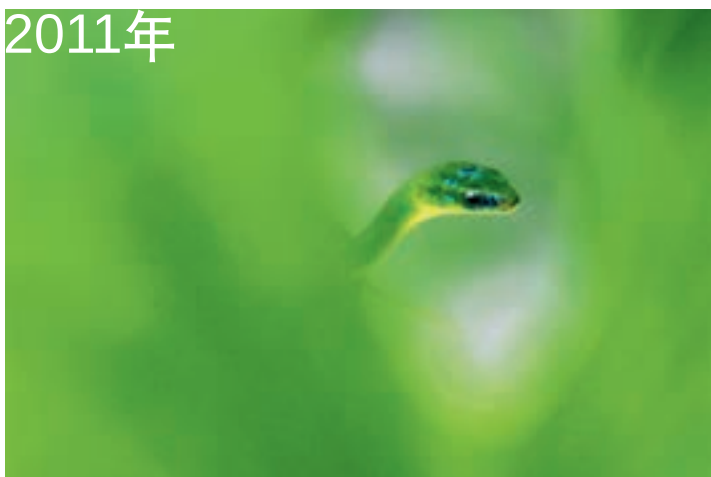
在枯黄的芭蕉叶上，一只躲在背面的螳螂在表演着螳螂拳，它的身影让我的视界里充满神秘

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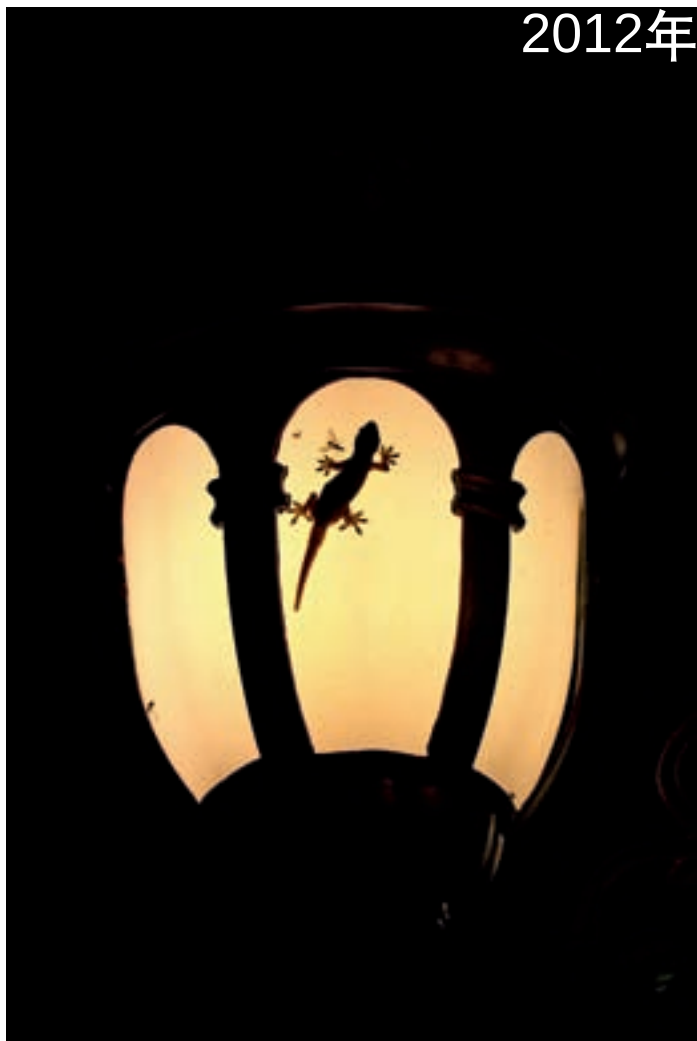
在街边绿化带，一只半透明的绿蟹蛛在整理蛛丝，蟹蛛成了我那年的主要拍摄目标

2011年



在市郊林场，一条刚孵化不久的翠青蛇藏在海芋枝叶中休息，它让我懂得静静等待也是一种享受

2012年



在东南亚婆罗洲，一只壁虎在度假村的路灯上捕食，它让我随时把相机带在身上的习惯得到了奖赏

2013年



在热带雨林，一只正在求偶的绢斑蝶对着雌蝶做着特技飞行表演

见微知著的乐趣

程斌最初走进微观世界，是在小学时代。他谈道：“出于近乎本能的好奇心，我喜欢观察身边一切未知的事物，形形色色的昆虫是最早出场的角色。”这些普通人习以为常，孩子们未明就里的小东西对他似有神奇的吸引力，是他孩童时期直至现在“最亲密的伙伴”。这份好奇心和热情经久不衰，以至“多年以后，当我在相机的取景窗中更加细致地观看它们时，我仍能感受到那份久违而熟悉的感动”。对他来说，走进微观世界既是他见微知著，探悉“百般形色，千般神奇”的自然奥秘的途径，又是他本身的天性使然，故而对于近距离地接触小型生物并拍摄影像，他认为“一切并没有那么难”。

低入尘埃的姿态

“靠近它们的方法首先是了解它们各自不同的习性。”这个过程并没有一套明确无疑、万无一失的实践指南，他强调，摄影师与所摄对象之间是一种互为主体的互动关系，能否建立信任和友谊取决于双方及其实际交流。最好的办法是让对象察觉不到摄影师的人类身份和异质存在：摄影师穿上与环境色相近的衣服，披上一层“保护色”，将相机举在肩膀以上慢慢靠近对象，注意将上下身动作都控制在最小幅度，以免惊扰对象，“这不仅是物理间的距离，还是一种身心的距离”。早年由于摄影装备的限制和业界拍摄的要求，他必须无限接近拍摄对象，有时镜头已直抵对象肢体。



2007年，赢得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优秀奖作品——《黄金眼》

精益求精的态度

对对象的观察也非常重要。“悉心观察它们对外界事物的反映，这其中有着各自的规律，加上适当的时间，你的存在就能变成隐形。”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种罕见的蜻蜓，为了让这种像似小型飞机的敏感生物卸下防备，他循序渐进地与之持续接触长达一周。当他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这种蜻蜓经过三番五次小心观察，竟然出乎意料地前来主动接近他，并不可思议地落在他的头发上。虽然他很遗憾自己无法亲眼看到这个令人屏息凝神的场景，却更印证了他的一个信念：“在自然世界里，一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在沟通和联系着所有的生物。”

微观世界的禅想

与实践同样重要的是摄影师的理念，只有充分思考过自己想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摄影师才能在拍摄时摆脱模仿、炮制千篇一律的美丽图片的学徒身份，使用摄影独有的语言，以跃然纸上的“故事”在画面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考。

程斌追求一种简约甚至抽象、灵动而至自由的微言大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简而言之，即禅意。他认为，这不仅赋予照片一种更易于传播和引起关注、思考的品质，也是他在从事摄影的同时多年参悟佛理的反映，他称之为个人的修行。兴许，取名“一念”也是来自他对佛经的理解与自我期许。

脱颖而出的滋味

程斌的第一幅称意之作是一张表现蛙与其生存环境的照片，这幅照片让他赢得了2007年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优秀奖。以某些大众摄影教科书的标准考察程斌的这幅作品，人们可能会发现它几乎完全出离常规之外：主体并没有霸占整个画面，作为主体的蛙

本身不是什么珍稀物种，大部分以剪影的形式呈现，而作为背景的叶片却光线充足，且有一定细节，尽管不是纤毫毕现。但这样的作品却仍然并且更强烈地激起观者的审美愉悦，充分体现了摄影师艺术理念和素养的重要性。当技术、经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摄影师的独到见解和大胆实验有时才是使他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之关键。他提到：“不要太在意你面对的是一只平淡无奇的蝴蝶，还是一只震撼眼球的竹节虫，这些角色固然会让你的照片更有新鲜感，但却只是转瞬即逝的精彩。如果想要你的作品获得观者更长久的感动，首先就是要打动自己、触动自己。”

目前微距摄影界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些爱好者认为：主体越大越好；光线越柔越好；细节越多越好；背景越虚越好；物种越奇越好。对此，程斌的回答是“不一定”，他认为，摄影人要突破所谓的“经验”，脱离模式化的框架思维，拓展自己的视野和心界，努力培养自己从平常中找到不平常的眼光和能力。

后勤工作的支撑

由于工作机制和运作常规，摄影师需要频繁地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对于常年奔波在外的他们，工作和生活，尤其作品的创作过程往往少有作品本身那种浓烈的浪漫色彩。常常需要在没水、没电、没网络，甚至人迹罕至的地区停留多日；尽管摄影师一般有一定的户外经验和体力基础，但很多时候沉重的器材、崎岖的山路、紊乱的作息甚至突然的意外都可能影响作品的创作。

对此，程斌多次强调后勤工作在一个优秀团队和摄影师个人创作活动中的必不可少。当他们在西藏开展摄影活动时，他尤其深感如此：“做好后勤，防止摄影师过于劳累，可保证摄影师拍摄心境平和，这样的情况下好作品也容易出现。”

生死度外的冒险

后勤工作可以给摄影师的一般生活和工作提供基本保障，但人在自然界中的遭遇并非总是可测。和在人类耗费几千年构建起来的社会不同，自然界中未知远大于已知。

对于程斌这样的摄影师，生存本能和直面生死的自觉不可或缺。同时他谈道，在许多命悬一线的境遇中他更感到一种理性难以解释的神秘力量，这也是激励他不断深入探索的因素之一。一次，他的团队在云南德钦一处山区行进，碰上泥石流和道路清理、封路，摄影团队只能在路上停歇一夜。遥望头顶悬崖上燕子窝式的石头网和其中巨石，工作人员屡屡解释那些网相当结实，可他隐隐有所预感，遂把车停在另一处顶上较空旷的地域。翌日清晨团队从车中走出，发现一块巨石于昨夜破网而出，恰落在他们最初选择的停车位。每每谈起这桩经历，他总是感叹生死系于一念之间。

人文精神的关怀

常年穿梭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见识生死场上的千般惊奇、美丽与残酷，程斌有时感到人类世界的狭隘与束缚。每念及此，他解释道自己并非站在谴责的立场，而是确实感到人类在亿万生灵中的渺小，在众生浮沉中的可怜；为“许许多多还来不及被人们认识的物种，都已经永远地消失了”而痛心。这些观感既来自自己在两个世界双重角色的转换，又来自人类内部人文精神的审视与关怀。出于一种责任意识，他感到自己受到激励“去记录这些即将消失的小生灵，或许我们用相机去记录和表现那些美丽的永恒瞬间并不能直接解决什么问题，但这种影像的传播会影响到更多的人，让他们去热爱和关注自然”。

不仅如此，与自然的深度接触和交流在他看来是开拓视界和心境的重要途径。从自然世界回到人类社会，疲惫的身心虽然得到休息，



破网而出的巨石



三岁的女儿子恩在回家的路上，手拿着相机沿途找寻路边的花草和昆虫，虽然还不太懂如何操作，但那股认真劲儿却相当专业。从一岁多拿到第一个会发光的玩具相机开始，她就对拍照莫名地有着强烈的兴趣，甚至会指挥着拿相机的我应该拍拍这个、拍拍那个。路边的一只蜗牛、一只蚂蚱都会成为她畅想奇幻故事的主角，在她的眼光里，这个世界充满了奇趣

但很多时候并没有回家的感觉。程斌进一步自我分析道，当真正在自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人们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的诸多局限与荒谬，人类为微不足道的事同类相争。事实上，在他看来，由自然而入社会和由出世而入世，是自我挤压和阉割。当被问及自己在人类社会中是否能够最小程度地关注自身的持存问题，程斌思索良久，最终坦承，这是他努力的方向和向往的境界，但目前恐怕仍未达到。

灵心慧性的传承

在雾霾弥漫的市中心、车水马龙的街道、拥挤的候机厅和机舱过道上的人流中，他无奈地谈到中国人的从众心态，并认为这大到整个文化生活，小到摄影行业内部，“一”与“多”的二元关系主宰着我们整个思维和行动模式。许多时候，“一”要突破“多”的包围

和冲刷需要付出极大代价。而他多年以来一直在茫茫人海中感到孤独，对于自然界或者说自然物，他承认：“我只想与它们呆在一起。”

对这位踽踽独行的生态摄影师来说，女儿的出生几乎是一种不可求的幸福，甚至奇迹。初见这名新生婴儿，他就感到莫名亲切。女儿尚年幼，但已表现出和他极其相似的天性：和程斌幼年时期一样，他的女儿对微观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观察、跟踪一切微小的自然生物。为此，他给女儿配备了一套迷你摄影器材，并把女儿拿着相机四处寻找昆虫的照片随身携带。幼儿园老师常写信汇报女儿有趣的动向，当他看到这些消息，总是露出会心微笑。他说：“在女儿身上，我看到自己在这世界上并不是独自一人。”

万物相生的理念

这位有时在人类社会感到些许无所适从的生态摄影师在自然世界里不仅并不如此，而且拥有明确而强烈的生态整体意识。在拍摄照片时，他不仅强调要充分观察环境、融入环境，以实现自己的“隐形”，更在作品中凸显对象及其环境的关系，他认为表现这种关系比仅仅表现对象自身更容易产生丰富而深长的意味。

由始至终，程斌并未解释何谓“一念”，但他的理解与思考已贯穿于他对自己历史的追溯和对自然背后主宰万物之规律的追问中。将这些散落的瞬间串联起来，兴许人们就可以揭开谜底，可是往往只有咒语可以解开咒语，只有秘密可以交换秘密，只有谜可以抵达另一个谜。自然界的等式和质量守恒无比严谨，对这位生态摄影师的意念世界，我们最好还是少些停留在凭空臆测的只言片语上，把解释权和注意力还给他引人入胜的作品本身。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硕士生



本真状态

生态审美实践(1)

文/王 诺

美

国生态文学家先驱者梭罗最为欣赏的是原始的、未受人类破坏和修整的自然美。在梭罗的眼里，那些经过人类修剪、造型、嫁接、整理的自然物是不美的。“你是否把小树修剪成和你的鼻子一样高，或是到你眼睛的高度？”梭罗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做不仅破坏了自然美的本真状态，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扭曲人对自然的审美情趣。只有自然的、原生态的才是美的，因此他不喜欢人工培育的苹果树，而喜爱野苹果树。他认为野苹果树即使树干上有“一些呈铁锈色的大斑点”也是美的，它“纪念着已度过的阴天和多雾发霉的日子”。斑点、疙瘩，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多余的、不协调的、丑陋的，但在梭罗看来，却恰恰是野苹果树最美的部位，仿佛这树中勇士脸上的沧桑，烙印着日日夜夜、寒来暑往，记录着它的成长。城市中、庭院里乃至皇家园林里的树木被修剪成各种几何形状，方的、圆的、梯形的，整齐划一，全无植物自己的个性，如此修剪自然竟然还成了园林艺术和文化传统！

原生态的自然美是一种自然的大美，如果按照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审美观去关照，可能很难发现其中的美。美国生态诗人斯奈德

体长仅为一毫米的小蜘蛛织就了复杂而美丽的螺旋状的蛛网，令人赞叹 摄影 / 程斌

对此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荒野艺术作品很可能是不敬的、不和谐的、丑陋的、破损的、不可预料的、简单的和明了的——或者几乎是无法理解的。”“自然界还有腐烂的一面：生命确实在其阴暗中变质和腐烂。人类很看重纯洁，并厌恶鲜血、污染、腐烂。因此，我建议开放地思考‘野性书写’，不带成见或禁忌，但同时要带有技巧。这种技巧可被视为鹰的俯冲、剥落的树皮、由西部松黑根小蠹挖掘打通的错综复杂的虫道、巨型老鳟鱼在水底潜行，或者小黄蜂的自杀性螫叮、箭猪漫不经心地摇摆步履、松鼠吱吱地叫、鬣狗在明亮月光下吠叫着挖掘死去的长颈鹿的内脏。这些就是我们的艺术的意象。自然书写有潜力成为这一领域最有生命力、最激进、最流动、最越界、最泛性论、最下流以及最具道德挑战性的书写种类。在其成长过程中，它可能会有助于阻止我们时代最可怕的事情之一：物种和它们栖居地的毁灭，一些仍存活的生物永远灭绝。”

在艾比看来，荒野这个伊甸园“不仅意味着苹果树和美貌女人，也意味着蝎子、鸟蛛和苍蝇，响尾蛇和希拉毒蜥，沙尘暴、火山爆发和地震，细菌和熊，树形仙人掌、丝兰、木槿、蔓仙人掌和牧豆树，暴洪和流沙，当然，还有疾病、死亡和腐肉。伊甸园并不是一个永远完美的极乐园，狮子不会像绵羊那样躺着（不然它们吃什么？）”。

自然是复杂多样的，传统的田园诗式自然审美不能感悟自然全美。艾比对自然美的思考

是多维度、多层面，多角度的，因为他并不是像传统作家那样，把欣赏自然景观当作获得感官愉悦的途径，或者把自然当作寄托思想情感的载体，而是要真实地感受和传达生态美本身全部的复杂与神秘。

生态的审美就是要全面欣赏并揭示如此双重的自然美。面对自然不可驾驭的混乱甚至恐怖残酷，生态审美者的态度是在保证审美者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贴近自然，近距离地观察，密切接触甚至与之游戏。

美国生态作家迪拉德也对自然的双重性有深切的体会，并且在作品里给予了生动的描绘。她在汀克溪边看到一只巨型田鳖吸干了一只青蛙——“真是既怪诞又恐怖的东西。我张口结舌，大惊失色且骇然不已。”由此她开始了对自然双重性的探索，被吸干如塌陷气球般的青蛙这一意象在相似的审美颤栗中被一再提及。她观察到自然中并非单纯的，而是复杂的、甚至带着恐怖和冲突的美。她以原始的、震撼人心的自然事件表明：狭义上的优雅与暴力、美好与恐怖根本只是人的感受和界定——“自然界不存在是与非，是非乃是人的概念”，自然界自有其不以人的价值与美感为转移的客观独立的美的价值，即使这个星球满是天然的伤口、崎岖不平，即使处处是生命的扭曲和杂乱，自然的整个客观存在也是大美。

“美是客观展现出来的东西……它以外在形式存在，我们或是迎头撞上或是错过……”



摘编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

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也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的一部分。他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视为独立于整体之外——这是一种意识的错觉。这错觉是种监狱，把我们监禁在个人欲望和少数最亲近的人身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拓展慈悲心，拥抱所有的生灵和整体自然的美，以挣脱这座监狱。

爱因斯坦

摘编自曾繁仁，【美】大卫·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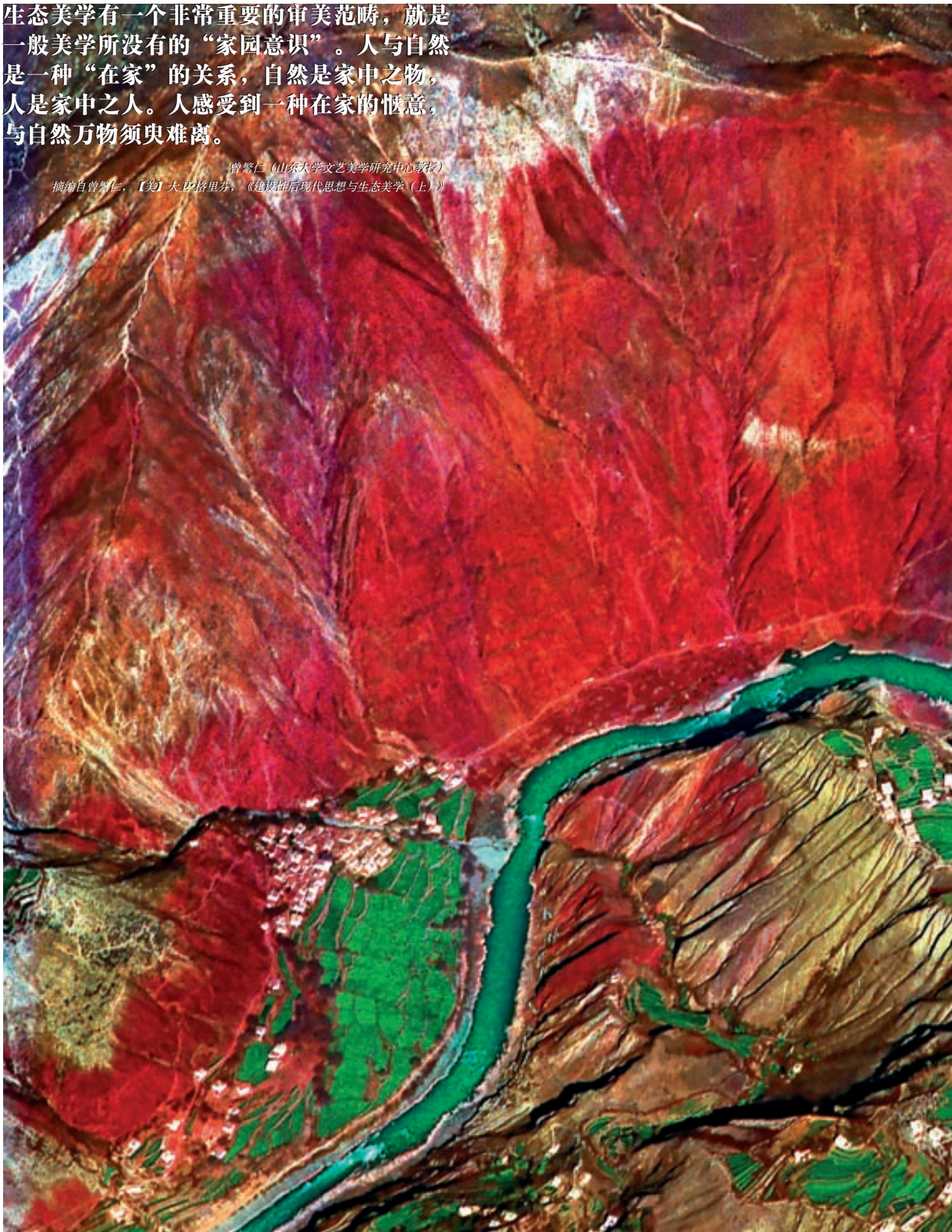
冥寂的暗夜，孵化着一只昆虫的诗意梦境。我想飞天！那一蓬“草”便是羽翼；我想洒水！那一片叶便是舟船。

浓浓的夜色里光影摇曳，夜朦胧，梦也朦胧。你若心有灵犀，便会发现自然界纷繁的美、别样的美，与这浮光倒影，一起融入天造地设的诗情画意里。

生态美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就是一般美学所没有的“家园意识”。人与自然是一种“在家”的关系，自然是家中之物，人是家中之人。人感受到一种在家的惬意，与自然万物须臾难离。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摘编自曾繁仁，【美】大卫·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上）》





从8000米高空鸟瞰雅砻江段地貌。多数鸟类都在1000米以下的空间飞翔，但有些鸟类会飞得更高，迁徙需要跨越喜马拉雅山的蓑羽鹤和斑头雁，飞行高度可达7000米以上。飞得最高的鸟类是黑白兀鹫，有记录它曾在11000多米高空与飞机相撞。2004年 摄影 / 刘应华

各尽其妙各相牵

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原则

文/王 诺

生态审美的第二原则是整体性原则。生态的审美不仅仅关照单个审美对象，还要将它放到自然系统中考察它对生态系统整体的影响。有利于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才是美的，干扰破坏了生态整体和谐稳定的就是丑的。

美国生态作家和思想家利奥波德在首次系统阐述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时候，就将整体性的生态审美作为生态整体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生态的美应当是“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美”。当我们从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审美标准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原野上的食粪虫美不美？依照传统的审美标准，人们认为它们是肮脏的、恶心的、不和谐的、对人不利；依照生态美学的审美标准，它们却是值得欣赏和赞美的美好生灵，因为它们对原野生命的欣欣向荣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们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环节。

美国生态散文家缪尔也指出，如果能从生态整体而不是从人类功利的角度关照自然，人们对自然的审美体验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例如，“许多善良的人们认为鳄鱼是魔鬼创造的，这可以说明他们强烈的好恶。但是，这些动物无疑是快乐的，它们生活的地方是由我们所有生灵共同的伟大造物主分配的，虽然在我们看来它们凶猛和残暴，但是在上帝眼里，它们却是美丽的。”这里的上帝实际上就是大自然整体的化身。杰弗斯认为：“完整是一个整体，是最大的美，生命与物质的有机体，是宇宙最神圣的美。”

加拿大生态美学家卡尔森指出，生态美学是“整体性美学”，其审美标准与以人（审美主体）为中心、以人的利益为尺度的传统美学截然不同。生态美学的审美，依照的是生态整体的尺度，是对生态系统的秩序满怀敬畏之情的“秩序的欣赏”，因此这种审美欣赏的对象，很可能不是整洁、对称的、仅仅对人有利的，而是自然界的“不可驾驭和混乱”（unruly and chaotic），而且，决定和制约着这种不可驾驭和混乱状态的自然规律越是神秘、越是未被人认识，其美感就越强烈。

马修斯特别强调了整体性思维对于生态思想（包括生态美学思想）的重要性。她指出，

“当今英语世界的哲学著作倾向于用排他性的分析视角进行阅读和判断，……但是，日益明显的是，分析的方法将不得不与综合的、整体的观点相辅相成，哲学的视野要拓宽，以便包容更大的课题，而那些课题对于我们已经处于危险而且还在继续危险的文化来说，是非常急需和重要的。”跳出局部分析的藩篱，走向整体性思维和体验，是生态哲学的必需，也是生态审美的必需。

不过，要真正形成整体主义的生态审美观并不容易。另一位生态美学家伯林特说，生态审美“要求一种重大的观点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是缓慢而痛苦的。即便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矛盾冲突得难解难分。”“然而，这种生态的观点在不断地发展并持续地产生影响，并成为当今被普遍接受的环境意识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生态思想的涵盖面也日益拓展，生态系统的观念由有机体与环境的联系，扩大为整个共同体”。生态美学就是在这样的观念转变过程中兴起的，它是“后笛卡尔的哲学”，它“将每一个事物都理解为一个动态发展中的整体的一部分”，整体“包含一切而其内部又是密切联系的”。

我国的生态美学家曾繁仁也明确提出：“生态美学从美学学科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突破，就在于它的产生标志着从人类中心过渡到生态整体，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过渡到生态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则是从主客二分过渡到有机整体。这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意味着一个旧的美学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美学时代的开始。”生态美学要发展，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进入到‘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高度”。

以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还必将导致生态审美对象的增加和生态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将审美感知扩大到整个自然而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和优美如画、柔美壮美的自然景观，将美学研究和美学评价扩大到整个自然界。生态美学的审美评价，既包含正面的、欣赏赞美的，亦包含负面的、批评批判的。美国生态美学家伯林特特别指出，对“冒犯和伤害环境的批判”尤为重要，因为这彰显的是生态美学的“否定性价值”。伯林特呼吁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需要我们的尊敬和关怀”，整个生态系统需要我们的敬畏与呵护，美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促使人类学会遵循自然秩序而栖居”，学会在尊敬自然整体和谐的前提下审美。

摘编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

名家作品



套装上下册

本书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和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于2012年6月在济南联合召开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文集，这本会议文集是由著名美学家曾繁仁教授和世界著名过程哲学家大卫·格里芬先生主编，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1.彰显生态文明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与会学者正视当下全球的生态危机，本着挽救人类文明的使命感，向哲学溯源，探求文明与美，旨在完善人类的生存环境。2.在哲学的碰撞中，寻求智性与审美的融合。与会学者都主张尊重生命和环境，渴望世界和谐共存，反对社会对自然美的压制与放逐，捍卫精神的尊严。3.秉承生态美学思想，破解城乡对立的困局。在现代化的今天，不少地方正在遭遇农村城市化，城市一面化的尴尬。与会学者认为，人类要走出这一怪圈，有必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走进自然，与自然生命进行交流。

梦里寻蝶千百度

文、图/程 斌

我还清晰地记得，孩时在田野里追逐蝴蝶时的场景，在泥土上奔跑着，花香蝶舞，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的样子，我仿佛能随时回望到那时的自己。



绢蝶因纤薄而透明的绢状翅膀而得名，它们是高原雪线上的美丽精灵

初见绢蝶，要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那时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无意中在国外网站上看到了一张半透明的白色蝴蝶图片，蝴蝶身上的红斑和蓝斑美得几乎让人眩晕。这种简洁到极致的色彩和造型，让我不禁赞叹起造物的神奇。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发而不可收的情愫，让我随着绢蝶把目光投向了高原。

高原禁区的精灵

绢蝶是一类特殊的，一直远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的蝴蝶。它们大部分生活在海拔1500~5000米的高山地区，不少高山种类的绢蝶常年生活在雪线上下。

高山流石滩大多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上接高山雪线，下与高山草甸相连，这里是高山特有的生态系统，由于冰川剧烈作用及寒冻强烈风化，将地表岩石剥落成大量大小不等的砾石，形成流石滩，宽约几十到上百米不等。在这个区域气温低，空气稀薄，日照辐射强烈，温度变差剧烈，经常出现霜冻、雪雹和强风。这里生物量低、种群小，多数物种临近于最小可存活的种群数量，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各类生物的生长都极为缓慢，但正因如此，许多种动植物才演化出顽强的生命力，大放异彩。

这里气候恶劣、土壤贫瘠，却是绢蝶们的乐土和家园，绢蝶的幼虫和成虫都依赖于生长在这里的植物。成虫以花蜜为食，幼虫以植物的茎叶为食。每年的六七月份是绢蝶成虫出现的高峰期，化蛹前幼虫停止进食，四处爬行寻找隐蔽黑暗的石缝，在石壁上吐丝结成一个

半透明的薄茧，将身体藏匿其间。经过几天时间，幼虫再蜕皮成黄褐色的蝶蛹，待高原的夏天来时便羽化成蝶。

高原温暖的季节只有夏天的三个月左右，各种生物都在利用这短短的生长期和活动期来繁衍后代，延续自己种群的基因。绢蝶也不例外，只要羽化步骤结束，它们就会快速地进行繁殖活动。雄蝶的活动能力较强，它们主动找到刚刚羽化不久，甚至翅膀还来不及展开的雌蝶进行生命中最神圣的一环。交尾之后，雄蝶尾部末端的腺体便分泌出一种干后变成角质物的黏液，在雌蝶尾部形成一个袋状的罩子，这种象牙色的坚韧物质阻绝了这只雌蝶再次交尾的机会，而绢蝶这种特殊的袋状结构随种类不同而各式各样，也成了绢蝶种类的生物学分类依据之一。

香格里拉夜未眠

七月仲夏却是高原的初春，从温润湿热的华南飞到天高云淡的香格里拉县，有一种时空转换的感觉。干爽而清凉的空气，让人暂时忘却了高原反应的不适。路边山坡上的一簇簇的花，远处的针叶林和松萝在提醒着我，已经进入了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雪山在翠绿的草甸和深灰山体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洁白，玛尼堆上的经幡在风中颂唱着经文……环顾四周只能仰望，绢蝶！绢蝶在哪儿？流石滩在哪儿？远远望见的山峰这时却只能看到山腰，就连之前看起来平缓的草甸，也突然变成了陡坡。只能先选择就近的一个山坡，要爬上去才能看个究竟。选择一条牦牛群



君主绢蝶是绢蝶中体型较大的漂亮种类，
顽强的生命力让它们分布更广

上山的“路”开始爬，还不到10米，就感觉有些胸闷，开始气喘。看了看海拔表，这里已经是4200多米的海拔。在这样的海拔，每次呼吸到的氧气不到内地的60%，平地行走也相当于内地负重30公斤。此时，走几步就有一种超载的负重感，虽然此前我已做了几天适应性训练，但还是没有料到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稳了稳心情，开始一步一步慢慢走，渐渐地耳边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和自己重重的呼吸声，走走停停，回望不过是百米的距离，就已经感觉到汗流浹背，冷风从缝隙里钻进身体，感觉相当提神醒脑。

一个多小时的竭力攀登，才爬了200多米，远望流石滩还有将近一半的高度，日渐西斜，上山容易下山难，还要在长满荆棘的灌丛里穿梭，决定下山！虽然下山要快些，但是膝盖却承受着更重的撞击和负担，第一天只能就此打道回府，回到海拔3000多米的镇上入住，待休整后第二天一早再上山。将近三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爬山的时间，需要天一亮就出发。夜里隐隐的头痛在提醒着我不能透支体力，要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做好足够的体力和心理准备。然而安静的夜晚，激动的心



情和着高原反应，在香格里拉山林的怀抱里，人未眠，夜未眠。

高原雨季的天气变幻莫测，暖曦的云层一块一块地飘来又飘走，一路上让人心神不定。虽是早早出发，但到达海拔最高的垭口已是早上九点。阳光偶尔射出几道光柱，又躲进云朵里羞涩地不肯露面，在他人眼中壮观的云雾景象却成了我眼里的乌云密布。咬咬牙，心想不管天气如何也要上到流石滩，拿好干粮和水，就跳下了车。我迈过一些溪流，朝着静静的流石滩攀爬，每走十几米就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喘气，像是下雨前池塘里缺氧的鱼。直到脚下的青草变成大小不等的碎石，每一步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双脚着地时却变成了“四脚”着地。向往已久的流石滩，终于到了。远看似

乎了无生机的“石堆”，却处处藏着珍奇，美到让人惊诧的绿绒蒿、从冰蓝色到粉紫色的紫堇，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和花朵，定睛看去如繁星点点，此情此景，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忘却了疲惫不堪，马上环顾四围寻找绢蝶的身影。

多数蝴蝶都喜欢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四处飞舞，绢蝶也不例外。它们在晴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陆续从躲避的石缝里钻出来，在石壁和流石滩、草甸上飞舞。由于它们的体温需要阳光调节，故在阴天和雨雪天气难觅其踪影。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它们喜欢像滑翔机一样乘着上升的热气流巡视大地，快时像是被疾风吹走的白色羽毛，慢时像是春天飘落的柳絮。它们的飞行看似漫无目的，其实有着一定的习性

和规律：一是雄蝶在不停快速飞行寻觅刚羽化的雌蝶，寻找交配繁殖的机会；二是它们在寻访蜜源植物的花朵，获取花蜜来补充身体能量；三是雌蝶在寻找合适的寄主植物并在其附近的石块上产卵。因为绢蝶的食物是花朵中的花蜜，所以首先要找到蜜源植物较集中的地方，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们。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流石滩和草甸的结合处，一个多小时举步维艰的苦苦寻找终于有了发现。在20多米远的一簇植物的花朵间，有白色的小点闪动着，虽然偶尔会有蛱蝶和粉蝶科的种类出现，尤其是白色的粉蝶远看容易和绢蝶混淆，但只要细心观察，仍可从远处辨识出“真假美猴王”！绢蝶的翅膀很薄，相对于身体来说翅膀比例也更大，也正因这样的优势，它们可以在轻轻扇动几下翅膀之后，就开始乘着上升的热气流如雄鹰般滑翔。珍珠绢蝶！我的心里几乎在尖叫，是的，就是它。一只雌性的珍珠绢蝶，透过相机的长焦镜头，我看到了它后翅的斑纹极其美丽，澎湃不已的心潮再也难以抑制，我顾不得脚下的乱石大步往它的方向行进，然而松散的石堆轻易地把脚陷了进去，身体难以保持平衡，为了安全起见只好让身体倒向石堆。疼痛已经被激动所产生的肾上腺素消解了几分，低头看脚只是短短一秒，再抬头时，绢蝶已不见了踪影。

除了风声，周遭寂静，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我再也不敢低头，目不转睛地朝着刚才望过去的方向，匍匐前行。忽然，那只绢蝶从距我3米远的地方腾空而起，一个侧身就被山风吹到了十几米开外。我还没有来得及举起相机，只好目送着这位“美丽的仙子”随风而去。虽然有些沮丧，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绢蝶，我完全被惊呆了。我在心中默默祈求着，接下来的时间会有好的运气，会有好的天气……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我独自一人攀爬了七座山峰，走遍了十几条流石滩，在云雾霜雨的洗礼过后，一次次的好运气也让我痛并快乐着。不同种类的绢蝶有着相似却不相同的习性，这些微小的精灵以惊人的生命力顽强地生活在这片圣土上。

越走近它们，越了解它们，我也更加赞叹神奇而博大的自然界。当我一个人抱着相机坐在海拔近5000米的流石滩巨石上，当远处牦牛群方向传来铃铛的清翠鸣响，在灼热的阳光和冷雨寒风的交替中，我时而俯瞰，时而仰望。我在观察和感悟着众多生命，“一虫一世界，一念一乾坤”。小到一棵草，大至一片森林，在没有人类的干扰和破坏之前，它们都处在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中。我也在思考：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如何去和自然和谐并存？

眼前一闪，又一只美丽的绢蝶，飘然而至……



写给大自然的一封信

文/郝耀华

敬爱的大自然：

您好！

哦，我写过很多信，给父母的、儿女的、友人的，可偏偏欠着您的一封信。

是的，正是您孕育了这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并慷慨地赐予我们阳光、空气、土壤和水……可我们人类太过贪婪，一味索取，毫无节制，做过太多忤逆自然的事情。我想，当我们勇于忏悔也懂得感恩时，心胸博大的您一定会宽恕芸芸众生的，是吧？

您是我们的家园，也是我们的母亲和老师；您创造的世间万物都是我们的邻居和朋友，我有太多的理由给您写这封信啦！迟疑至今，是有一些困惑的——

先前想，您看得懂我用汉字写的信吗？不久前在贺兰山的山谷间，看到了风雨雕琢的远古岩画，我才恍然大悟：以您的神通广大，当然通晓自然界所有的语言。当初仓颉造字，“天雨粟，

鬼夜哭”，那不就是惊动了您老吗？那些岩画般的象形字，日月山水，不就是来自您的灵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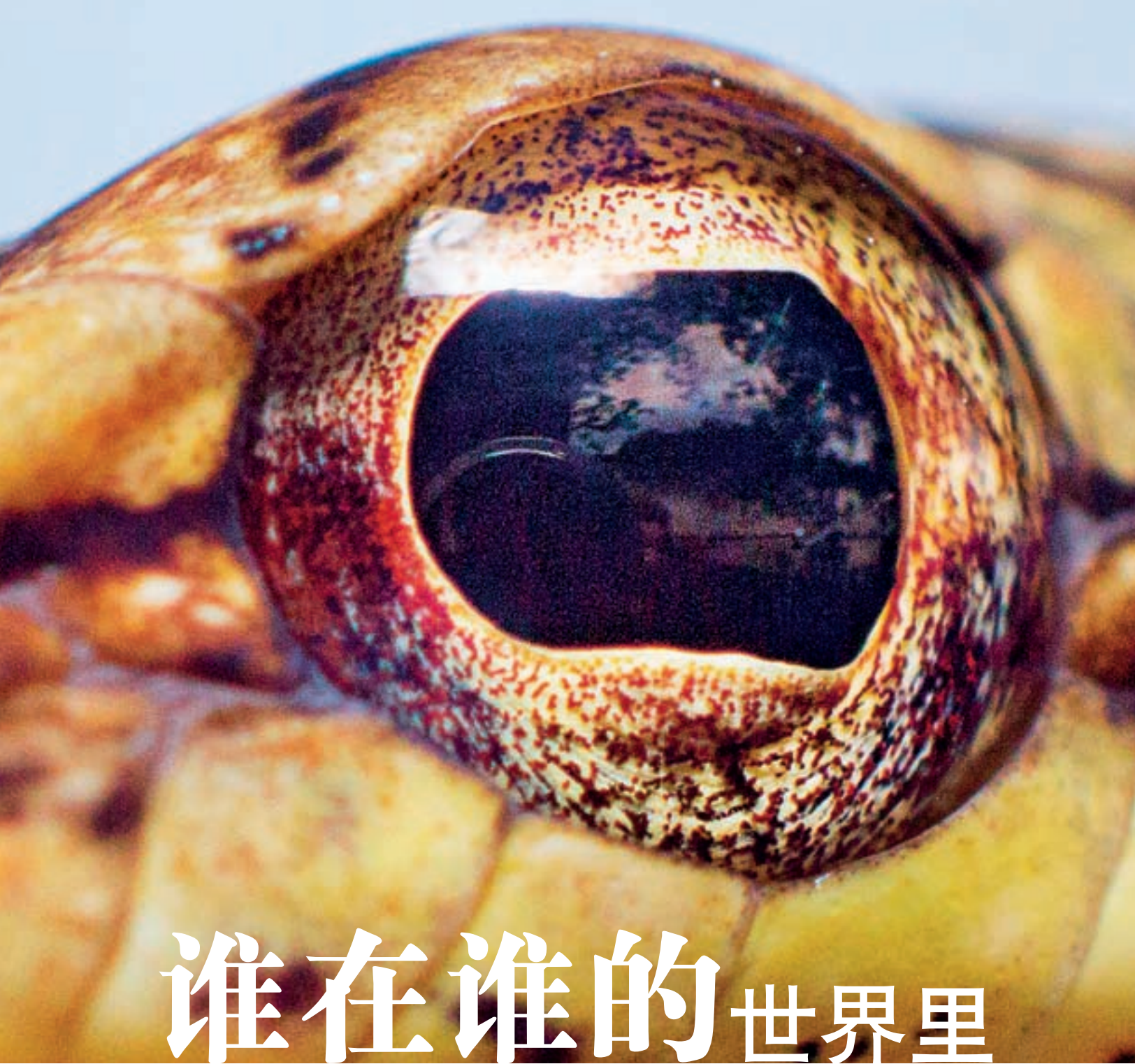
我实在低估了您超凡的智慧。

我也曾犹豫，这封信该寄到哪里呢？想来想去，才晓得这又是杞人忧天啦！您是漫无边际、无处不在的。天之涯地之角，何处不是您的地盘？日月星辰都是您的眼睛，一草一木都是您的耳朵，您不只掌控着生死予夺的大权，还能视通万里，洞察秋毫。我又多虑了，这信本不须寄送的，您自然会看得到也读得懂我的一颗赤子之心。

当不再纠结时，我对您又平添了几分尊重和敬畏。我还啰唆什么呢？在秋日的星光下，在寻觅蜂踪蝶影的草丛里，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救赎与回归的梦。这梦，您懂的。

唉，以我的绵薄之力，能回报您什么呢？好了，就让我从关注和善待微弱的小生命开始吧！

谁在谁的



谁在谁的世界里

文/郝耀华 图/程 斌

反思中国当代主导性美学观念会发现，它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缺乏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从美学思想主题的角度来说，许多美学学说、特别是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实践美学，基本上充当了现代文化注脚的角色，一贯地、不加反思地论证着实践的合理性，极少关注实践、特别是其作为其理论“逻辑起点”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累累恶果：环境污染、物种消亡等等。简言之，任何美学理论都有责任回应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我们坚信，当代美学理论的存在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回应生态危机，能否从美学角度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做出积极的理论探索。

摘编自程相占，《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

谁

在谁的世界里？这是一个颇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同一个世界，却又有不同的视角。我们在看世界，动物、植物，都在看世界。

因为视角不同，获得的影像也大不相同。这些广角微距的摄影作品，探寻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应该学学庄子，学学这位环保启蒙者看世界的方法。在庄子的梦境里，人会变作一只蝴蝶、一只蝼蚁。只有这样，你才会走入昆虫世界，观察到蚂蚁们的社会万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曾以“蝌蚪”为叙事者来讲述《蛙》的故事，从似乎卑微的视角里呈现出奇异的真实。

从一条小蛇的眼睛倒影中可以看到一整片热带雨林

世界里

谁在谁的

占据目前世界主导地位的工业文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进步与发展模式，其资本和技术强力在生态圈内无孔不入，破坏了各种生命群落的栖息地、生活习惯，导致众多物种、大量本土文化及其包含的价值观念的消亡。总之，多样性危机显示：现代社会的工业文化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持种族灭绝政策的法西斯主义变种，它将地球仅仅解释为原材料的来源地而不是“大地母亲”盖亚。深层生态运动在言辞和行动上都尊重人类以及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就要求人类尽最大可能减少对于生态群落和其他人类文化的影响。

摘编自程相占，《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



黄裙胡蜂经常会选择生活在人类居住区里



一只新生的小螳螂正在从行道树上的卵鞘中孵化而出

见蜜蜂采蜜，唐代诗人罗隐便弱弱问道：“采得百花成蜜日，为谁辛苦为谁甜？”你关注过这些惯常见到的小动物吗？它们如何劳作，又如何生活？在微距摄影中，我们可以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比如，我们会清晰地看到组织严密、分工合作的蜂蚁世界。溥仪生前惧怕踩死一只蚂蚁，末代皇帝并非伪善，因为他的英文老师告诉过它，微小如蚁亦是生灵；也因为他在故宫的皇家园林里仔细观察过蚂蚁王国的祥和社

会。反过来，动植物也在用它们的眼睛观察着人类。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眼睛，有的眼睛比人的眼睛、比人制造的镜头更明亮更敏锐。我们都知道，猫头鹰的眼睛在夜里的灵敏度很高，其实它在白天的视力也很强，形体视觉是人的两三倍。更厉害的是一种蛇尾虫，其身上披着由碳酸钙这样的无机物组成的盔甲，同时也是由成千上万个极微凸透镜构成的复眼，其精美程度超过现在人造的一切光学透镜。我们也许要想一想：蛇尾虫的眼睛也在监视着人类的行为，我们应该做自然界的模范生。





整体大美

生态审美实践(2)

文/王 诺

法

国生态文学先驱者和昆虫学家法布尔在《昆虫记》里饱含深情地审美了食粪虫、食尸虫等人类讨厌的昆虫。法布尔之所以对这些从人的角度来看是肮脏的、恶心的虫子如此审美，决不是出自感伤主义作家那样的矫情（感伤主义小说里的人物为一只苍蝇而感伤得眼泪汪汪），而是基于这些昆虫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将自然物个体置于生态系统中的审美。一只食粪虫一个晚上能够将比它重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粪便从地面转移到地下，法布尔惊呼只有提坦神堪与这小小的食粪虫媲美！

每一种昆虫“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理由就是它对大自然整体利益的作用。法布尔写道，食粪虫、食尸虫“对原野卫生意义重大……然而，我们遇到这些忘我的劳动者，投去的只是轻蔑的目光”。食粪虫一定“在嘲笑我们的昆虫分类法”，嘲笑我们无视它们的力量和作用，嘲笑我们对大自然的无知。看看吧，“12只埋粪虫，平均每只往地下仓库搬运的货物，几乎有一立方分米之多……想到这里，我不禁赞叹：12只埋粪虫，竟干出了提坦神的业绩，而且是一夜之间干完的！”“这些干起活来带着狂热的虫类……是在开垦死亡，造福生命。它们是出类拔萃的炼丹术士，

蚂蚁并非只能爬行，在繁殖期有些种类会长出
翅膀获得飞行能力 摄影 / 程斌

利用可怕的腐败物，造出无毒无害的生物制品。”“大无畏的掘墓工哟……我已经把收集到的那些实绩记在你们的功劳簿上，有朝一日，这些功绩一定会给你们的美名增添新光彩。”与你们相比，人类“所谓的美德将无地自容！”“在母爱之丰富细腻方面，能够与以花为食的蜂类媲美的，竟只有那开发垃圾、净化被畜群污染的草地的各种食粪虫类……大自然中充满了这类反差的对照。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意义的。”最后一句话尤为重要。它揭示出人类中心的审美价值与自然整体的审美价值的矛盾。大自然以大美大净观念——自然整体美的观念教育我们，促使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观，从生态整体主义的审美观去认识和欣赏食粪虫显示的真正的美和真正的净。

梭罗把野苹果树叶放在一个生态子系统中来审视它的美。生态系统利益至高无上的思想，促使他发现了枯萎甚至腐烂的野苹果树叶之美：“在安静地休息于坟墓之前，它们经历了多少飞翔啊！它们飞得那么高，然后再次回到尘土状态，躺在低处，顺从地在树下躺下、腐烂，为它们新的一代代提供营养，使它们也可以在高空中鼓翼，多么满足啊！”“它们走向坟墓时多么美丽啊！它们让自己躺下，转向土壤！——描上一千种颜色，适合做我们的生活之床。因此它们轻松愉快而活泼地结队走向最后的安息之地。”梭罗在这里说，野苹果树的落叶“教我如何走向死亡”。在他看来，大自然里的杀戮和死亡同样是美的，因为这些自然现象所传达出的是生态整体的美和生命的壮烈的美。“死亡是一个法则，而非是一个偶尔事件——它就如生命一样普通”，梭罗在写给爱默生的信里说，“当我们察看原野，我们不会因为独特的花或者是草将要凋谢而觉得悲

伤——因为它们枯萎的法则就是新的生命诞生的法则……人类这株植物也是如此。”

杰弗斯认识到，只有真正从生态整体的大善和大美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的整体之美，这就是他对生态审美给出的《答案》：

完善就是整体。最伟大的美是/有机的整体，是生命和万物的整体，是宇宙的/神圣之美。爱它，而不是/与它分离的人类，或者任何你与之分享可怜困惑的人/或者在其天空变黑时沉湎于绝望的人。

中国生态诗人红豆的诗作《草》同样也对生态系统内的生死相因抱持一种整体论的审美态度：

路边/沟旁/用尽一生/昭示弱小的力量/被谁有意或无意/踩踏过/流出碧绿的血/残断的身躯/亲吻大地/却没想过/要报复/哪一只脚/宿命苍茫/只愿展现柔茎的执著/地球上生长的/奔跑的/流淌的/都是大地的骨肉/所以微笑着/面对羊饥饿的目光

诗歌借用路边被践踏、被啃食的小草这个意象，展现包括小草在内的自然万物对食物链和生态系统整体规律的顺应。小草微笑着面对吃它的羊和踩它的人，没有抱怨，没有仇恨，更不寻求报复，而是欣然地接受大自然为它设定的命运，即便流淌着碧绿的血，即便弱小的身躯残断，依然要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就像红豆另一首诗所写的被雨水打落的槐花——“中雨拍落一地的槐花/香气在雨水中溶解/那些依偎着的花朵在交谈/香气在地上缠绵/那些湿冷的方砖”（《树村的槐花》）。诗中没有花落的感伤、葬花的矫情、落花流水的怅然，那些都是人的感情，不过是借自然物表达而已，而这首诗展现的却是自然循环非喜亦非悲的美。



摘编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

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第二空间，是云雨的故乡，是生命的摇篮。我们需要一种“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使得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得以保持，这是人类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最后一块领地，关系到整个地球与人类的前途命运。我们需要海陆一体的整体生态观，减少二气化碳排放，克服温室效应，避免海平面上升导致的生态灾难，建设一个稳定的海洋。

曾繁仁，摘编自山东大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通讯》，2013年7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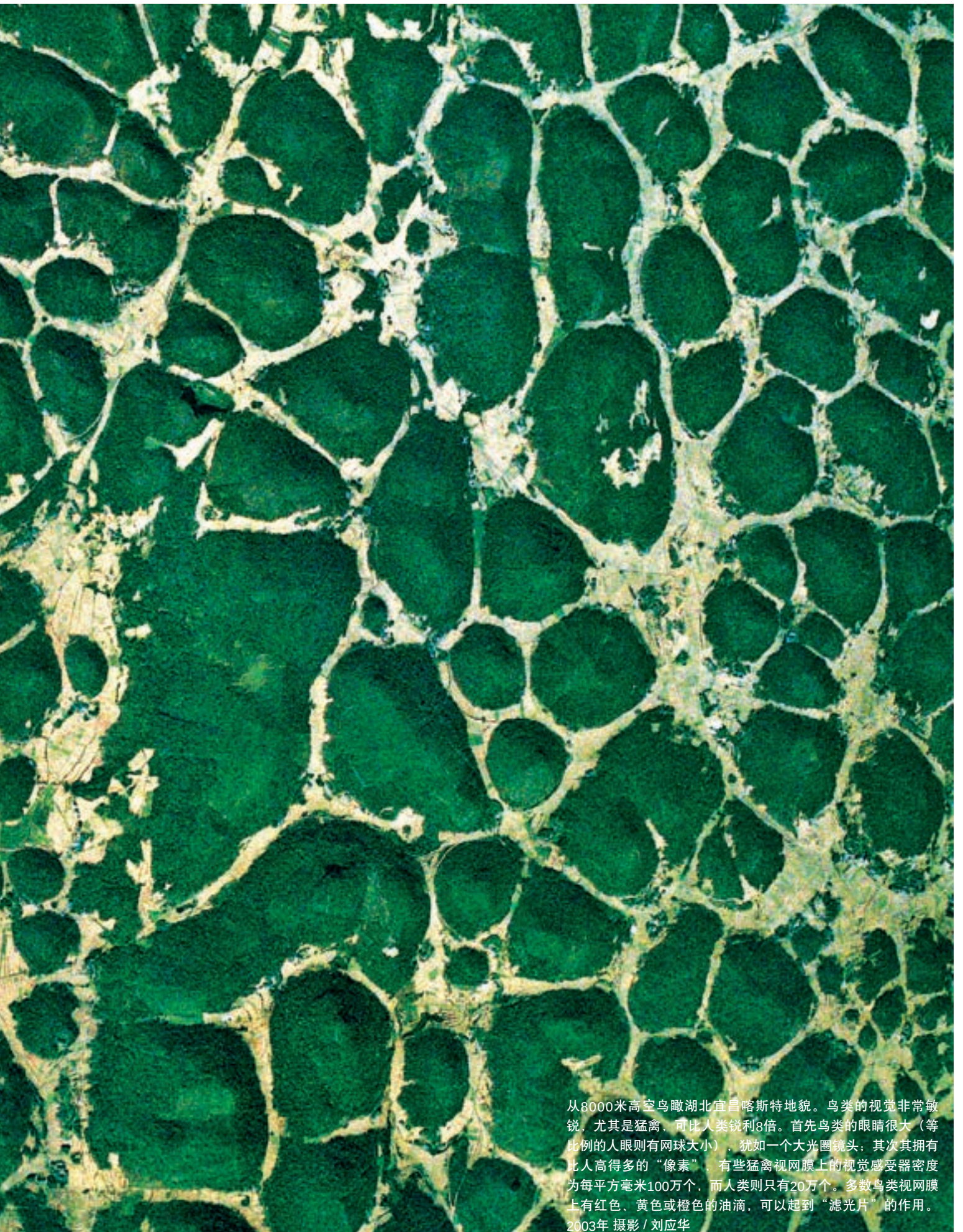
不管世界上有没有产生人类，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面积是大海，它曾经一度是繁殖所有生命的摇篮，而我们脊椎动物最初也是从大海中爬上海岸的。但是今天，成千上万的捕鱼船正在掏空海洋资源，世界75%的渔场已经枯竭。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繁殖，大型鱼类所剩无几，人们摧毁了自然赐予生命的循环模式；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鱼类竞争不过人类工业化的捕鱼船队，无法哺育下一代……我们能预想到这样不可思议的画面吗：横七竖八的弃船、无鱼的海水、海鲜只是遥远的回忆。

这是一艘历史悠久的商船，二战时期重创搁浅在印尼巴厘岛图蓝本（Tulamben）的沙滩上，在一次火山爆发中，自然力把它拉入大海的怀抱。如今船依然是船，船客却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些，在沉船遗骸的庇护下，一群脂眼凹肩鲷（*Selar crumenophthalm*）悠然穿梭其中。深度约15米，2012年4月 摄影 / 张帆

生态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的心态问题，人类的主流哲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仅靠“环保”是救不了人类的。绿色哲学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是把无限增长变为自我控制，把感官享乐转向审美追求，变征服自然为顺应自然。

摘选自梁从斌、梁晓燕主编：《为无告的大自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从8000米高空鸟瞰湖北宜昌喀斯特地貌。鸟类的视觉非常敏锐，尤其是猛禽，可比人类锐利8倍。首先鸟类的眼睛很大（等比例的人眼则有网球大小），犹如一个大光圈镜头；其次其拥有比人高得多的“像素”，有些猛禽视网膜上的视觉感受器密度为每平方毫米100万个，而人类则只有20万个。多数鸟类视网膜上有红色、黄色或橙色的油滴，可以起到“滤光片”的作用。
2003年 摄影 / 刘应华

天人合一最难得

生态审美的交融性原则

文/王 诺

生态审美的第三原则是交融性原则。该原则建立在生态主义的联系观之上。生态的审美不是站在高处远远地观望，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自然，有时候，特别是在审美的初期，甚至需要忘掉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伯林特把生态美学称为“交融美学”，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交融。儒学生态转向的倡导者杜维明指出：“以审美的方式欣赏自然，既不是主观照搬客体，也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强加，而是通过转化与参与把自己融入到广大的现实中去。”

早在18世纪生态文学的先驱者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里说过：“观察者的心灵越是敏感，在与自然的壮丽伟大和谐交融时，就会有越强烈的狂喜油然而生。在一种极乐的自我消解状态里失去自我，沉溺于美的秩序的广阔空间里，并在其中感受到他与自然美浑然一体了。所有个人的目的全都离他而遁去，他看到和感到的不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万物的整体。”

美国生态散文家巴勒斯认为，交融性自然审美的关键是彻底开放感官去感受，“吸收远胜过学习，我们吸收我们享受的东西。”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诫人们，走进自然之后一定要开放所有感官去吸收、去感悟：自然万物“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和协调；它们使我的眼睛在过去的75年里始终处于最佳状态，让我不会错过任何美妙的景象；它们使我的嗅觉一直这样灵敏，让我在荒野享尽芬芳”。

另一位美国生态作家艾比强调忘我，主张生态审美者要尽量避免将自我投射到自然物上。艾比说：“我希望能够观察并进入一棵刺柏、一块石英石、一个蜘蛛，将其作为其自己观察，全无人武断强加给它的品性，忘掉康德学说，甚至忘掉科学描述的分类。面对面地直视上帝或者美杜莎，纵使这意味着失却我自己身上所有的人类特质之风险。”

卡森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发现自然的奇妙，是因为过于自大，把自然仅仅当作工具和对象化的自我。只有忘我地、无目的地感受自然，人们才能感悟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奇特的自然美。卡森经常伫立在海边、林中，最大限度地开放她的感官，去感受自然。她长时间地站在没膝的海水里，注视着小鱼在她的腿边掠过，那些银色的小生命让她激动

得热泪盈眶。她曾经在缅因州冒着酷寒长时间地看海鸟，被冻得全身麻木，最后被人背离海边。她常常在深夜里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走过盖满藤壶的礁石，把一个个小生灵送回家。带着拜访她的朋友去看海，是卡森最喜欢的款待朋友方式。她经常与好友多萝西一起，在退潮后钻进海边岩洞探访生命的美丽。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她还执著地请求多萝西：“你能否帮助我在8月的月光下、潮水最低之际，找一个仙境般的岩洞？我依旧渴望着再试一次，因为那种记忆太珍贵了。”

斯奈德则重视在更深的层次上，以更微妙的方式与自然精神交融。其中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凝神静观：放下思想重负，放空自我，从凝神静观到了然开悟，一步步接受自然智慧的引领。他曾引用日本禅宗诗人松尾芭蕉对徒弟说的话：“要了解松树，就去松树那里。要了解竹子，就去竹子那里。”他解释说，“所谓‘了解’不是你所想的了解。只有全神贯注在你想要了解的对象身上，你才能了解。许多人以为他们了解一些事情，就任意架构一首诗，其实那只属于技巧，并不是因为他们细致地进入其他生命，再从中流露出来。”禅宗式的体悟方式常常让斯奈德在自然界中获得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获得了一种动态的、深切的感受，那就是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而且生命的质量在同一层面上并没有等级之分——一块石头或一棵小草的生命都十分美丽而真实，像爱因斯坦的生命一样有智慧、有价值。”

自然的瞬息万变让斯奈德变得敏感。他抛

开自我，融入自然，开放全部感官，不放过自然发出的一丝一毫的信息。自然的漫长进程又让斯奈德变得十分耐心，他知道自然的智慧是在时间中储藏的信息，他将这些信息看作是万物成就的文本。“岩石的地层学，沼泽里花粉的层次，树干中向外扩展的圆圈，都可以被看作是文本。河流的书法在大地上来回缱绻，在河床上留下一层层的痕迹，也是文本。”他的诗歌就是用语言对这些“文本”的转化。这些“文本”都是万物用时间累积而成的，蕴藏着自然复杂而厚重的智慧，与那些动物的某一举动带给我们的瞬间觉悟相比，时间积累下来的智慧更能引领人类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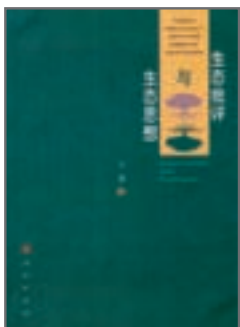
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融合，这不仅是生态审美的极乐境界，也是生态批评的终极理想。

人绝不仅仅是社会的动物，他首先是自然界里的动物。人的本性之一就是与人以外的自然万物和谐相处，这种本性的需求使得人不满足于与人交往，不满足于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人才在与原始自然的交往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不可或缺的、不可被人造环境所替代的美和愉悦。这种美和审美愉悦应当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地球上的所有荒野加以人为的改造，那么，人类的这种本性、这种愉悦、这种真正的文明将被彻底压抑和摧毁，人类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果不能在与自然交融的过程中体验生态的美，人类的审美体验将有重大的缺欠，人类的文明也将有重大的缺欠。



摘编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

名家作品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鉴定成果。本书作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王诺教授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全面探讨了作为生态批评理论基础的生态思想，并对诸如“生态整体主义是要把人类拉回茹毛饮血的时代吗？如何看待肉食与素食？如何防止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走向贬低人的价值和神化自然物的极端？为什么说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抛弃人本主义？”等国内外生态批评和生态思想领域百余个有争议的、令人困惑的关键问题做出了分析与回应。



走进自然 还是走近自然

图/程 斌

心灵之约

文/程 斌

当人们在地球村的天空中穿梭着俯瞰，就渐渐忘却了曾经用怎样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个未知世界；大家都以为早已熟稔了的那些山川不会再带来惊叹，也失去了以探索的心境去感受自然世界中无数微小生命的博大和精彩。如果我们抛开人本位的眼光，伏下身，沉下心，去静静地细心观看它们，就会发现原来它们的世界非但不渺小，反而使我们这个星球变得更加博大精深。因为每一个看似微小的生命，都在属于它们的世界发生着一个个生命的奇迹，这一切都远超了我们的经验与想象，不同形式的生命力，以它们独有的生存方法，适应着甚至是征服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征服不同于人类所谓征服了某一片土地，某一座山峰。这是一种相融而合的彼此间的征服，是神奇的自然演化。

只是，走近自然并不意味着走进自然。这其实关乎人们对于自然的理解程度。很多人会认为，来到长满植物的公园或者长途跋涉到鸟语花香的森林就是走进自然。其实不然，即使你可以近到用手抚摸一棵千年古树，抑或你用双手捧起一汪溪水，即使你在内心感受到了来自于自然的某种力量，感受到轻松、释放和愉悦等等，但这仍然只是物理距离的靠近和直接的感官反应，并不意味着你的心真正地走进了自然。走进，需要的是更多地了解和感知，一种全然的心灵触碰。时至今日，很多人对自然世界里的许多事物仍然心怀恐惧和好奇，认为处处充满了危险和对于未知的恐惧，那么，这种距离感将永远无法消除。

在考察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根据那些伦理上和审美上正确的标准，也要根据经济上有利的标准。一件事情，只有当它有利于保持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的时候，它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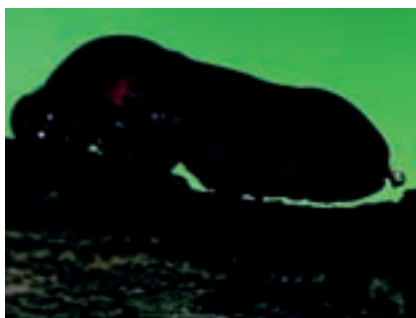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先后任美国林业官员、威斯康星大学野生动物管理教授，提出了“大地伦理学”，其创作的《沙乡年鉴》被奉为“自然保护运动的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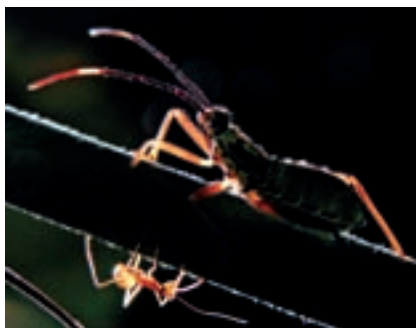
体长几毫米的小蟹蛛拥有非常好的拟态能力，它栖息在鸡蛋花上伺机捕猎



走近自然



沫蝉在吸食树枝里的汁液



螭的若虫在没有长出翅膀前只能爬行



蜻蜓翅膀的复杂结构帮助人类解决了在飞行器设计中的诸多重大技术问题

对于生态摄影来说，我们先要学会从物理距离上去接近它们，创造更多的拍摄机会；还要不断增加对拍摄目标的了解和认知，把自己融合到自然世界之中，而不是一笑而过地走马观花，做一个匆匆的过客。

自然世界所包括的不仅仅是有生命的生物，即使是一水一石，从某个维度来看，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命历程，它们更是地球这个大有机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义上讲，除却地球上的各类生物，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无比神奇的生命体。我们身在其中，是这个生命体的一个有机的分子，是生态系统的一环，但我们并不足够了解身处的这个世界。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总是被一些无形的力量和神奇的魅力所打动，这个感受和探索的过程是充满趣味的，即使对于个体的人而言，这个意义也是无比巨大的。

无论你是不是摄影师，无论你是否喜欢拍照，其实你每天都在观察这个世界，用眼或心，与这个世界在互动。不可否认的是，观察是我们的本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种本能有强有弱，但潜力都是无限的。对于生态摄影来说，通过拍摄的方式来观察和记录，最终上升到表达的层面，到达一个能引发更多共鸣和互动的境界。这是一件足以让人感受到幸福感的事情，是值得去探索和感知的一种与世界对话的语言。

它们拥有不同的形态和习性，但只要你拥有足够的耐心，就会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除了身体动作的细致和拍摄器材的协调与操控，也需要悉心观察它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这其中有着各自的规律，再加上适当的时间，你的存在就变得隐形，同时也与它们建立了一种宝贵的信任。有许许多多无法言尽的动人时刻，都等待着有心人去尝试和体验，唯一的捷径和诀窍，首先就是让自己的心中充满对于自然的热爱，学会与自己相处，学会与自然相处，自然之路定有神奇的指引。



物我合一

文/郝耀华

你也许会说，不要辜负造物主的慷慨赐予，走近自然吧！是的，我们是该接受这样的召唤，走向绿地、草原、森林和有山有水的地方。可我要说，这远远不够。仁者乐山，是因为他要居山修养；智者好水，是因为他要临水思考。大自然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这个家园里，花鸟鱼虫都该是平等的一员。与其说“走近大自然”，不如说“走进大自然”，变零距离为零距离，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美境界。

倘若你变作滚动在草叶和花瓣上的一滴露珠，你便会浸透花草的灵魂，感受到物我两忘的天趣与快乐；倘若你变作在花丛里殷勤寻香的小蜜蜂，你才会真正品尝到走进大自然的那一份甜蜜。是的，我们不会七十二变，但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可以换位思考。

作家阎连科对植物、昆虫、环境的神秘和它们的私生活非常感兴趣，高兴的时候，还会用手机窃听植物间的私语。他的办法是，将两个手机的号码拨通后，一个挂在树木的枝叶里，然后用另一个手机窃听。对他而言，那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他真正走进了自然，可以听到杨树叶的絮叨，柳树叶的轻声自语，还有松针的吱嚓声和银杏的吟唱。

微距摄影则是摄影师们走进自然的方式，镜头让他们多了一只多情而清澈的眼睛。看一看这些微距摄影作品吧，一幅幅都是人与动植物“套磁”的结果。踏上花的原野，才会读懂四季花语；走进原始森林，才会听懂百鸟的歌声。还迟疑什么呢？密林间的那株绛草，高山上的那朵雪莲，正在痴情地候着你哦。



正在叶片上取食的罗蛱蝶幼虫

走进自然

人与生物圈2013/4 55



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

文、图/程斌

有人问，你害怕么？我回答说，我很快乐……又有人问，你快乐么？我回答说，我有点害怕……这个看似答非所问的对话，却深

含着许多生态摄影师真实的心声。对于未知，难免有些本能的恐惧，但正是这种恐惧激发了内心深处探索的激情。是的，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快乐，且这种快乐更加丰满而持久！与此同时，越是懂得快乐的人就越是感到害怕——害怕失去快乐的机会。当我们手里拿着相机，眼里看着日渐消失的动植物和被大肆破坏的生态环境，我们更加害怕在不远的未来，身心无处可归。

是的，我们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在守护自然的路上，以自己的方式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贡献着绵薄之力。即使不把现代环保主义作为出发点，我们也可以从古人那里获取足够多的生态智慧，学会与自然相亲相爱。吟诗于壮美的山川，作画于秀丽的原野，弹奏于清雅的溪畔，拍摄于绿云笼罩的大森林……无一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享的生命态度。

与其回望这个星球曾经的美丽，不如走到大自然中去。当你倚着一棵大树，让心沉静下来，试图神会树之魂魄，想象着一粒树种从发芽到成长，从挺拔向上到俯看大地，一定会感受到它激越的生命力。你再伸出手去抚摸一下斑驳的树皮，如同触摸老人的皱纹一样，会切身体验老树的甘苦与悲欣。其实，这更是一个观照自己心灵的过程。面对一棵树，面对一丛野草，我们都应该有所思有所悟。也许我们不必去刻意做些什么，只要静静地观看，静静地和它们相处，就一定会发现我们曾经忽略的力量，那是一种近乎神奇的修复的力量。

有机会以摄影的方式去观看和记录它们，

让我的生命记忆里增添了许多精彩与感动。清澈的溪流跃动着水花，变得不只是简单的风景，而是一片流动的乐园。这里有蜻蜓稚虫在水下的凶猛异常，它们像长着巨牙的史前怪兽，拥有高效的喷射系统和精湛的捕猎技巧，小鱼虾和蝌蚪都是它们食谱中最受欢迎的菜肴，一旦积聚了足够的能量，就会在某个清晨的羽化中被清风送上天空，续写过往的英勇……在枝蔓丛生的森林里，看似安逸的画面里却充满着危险和竞争，蝴蝶幼虫拥有千万种不同的变身术，它们以各式各样的身体形态和色彩斑纹组合成令人惊诧的艺术品，多以高超的拟态行为，似枝、似叶，似鸟粪、枯枝，得以隐没其中，避免成为猎食者的美餐。经历过生命的洗礼，能够生存下来的幸运儿，也将破茧成蝶，展翅于蓝天之中……还有充满智慧的螳螂，在安静与敏捷间完成精准的猎杀；狡黠又凶悍的胡蜂，组成战无不胜的航空兵；团结又执著的蚂蚁，诠释着个体与团队的无限力量；低调却又高音的蝉，潜伏在地下许多年不作声，一朝羽化便会纵情放歌；身披铠甲的锹形虫和金龟子，早在罗马时代之前的亿万年前，就已经产生了无数个英勇的角斗士……哦，是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创造了这一切！

在我的心里，这些精彩的场面不只是凝固的画面，更有瞬间那永恒的注视，以及生命的脉动；这些力量激励着我一次次背上行囊，行走在天地间，不辞劳苦地寻觅和捕捉着。只有发自内心的热情，才足以抵御蚊虫的叮咬，安抚跋涉的疲劳和风餐露宿的艰辛。在一次次快门声中，我体验着沮丧与愉悦的情感交织。在某些时刻，在取景窗里已然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让心灵融化在这自然的奇妙时光里。



融入自然

生态审美实践(3)

文/王 诺

在

英国西北部湖区生活了数十年的生态诗歌先驱者华兹华斯，一直渴望更为彻底地融入自然。他请求云雀把他带离人间：“带我上，云雀呀！带我上云霄！/因为你的歌充满力量；/带我上，云雀呀！带我上云霄！/唱呀唱，唱呀唱，/唱得你周围的云天一片回响；/请把我激励和引导，/帮我找到你看来合适的地方。”他还满怀深情地讴歌了一个个一生都在荒野里生存的自然之子，把他们视为人类净化、纯化自我的榜样。比如那生活在人迹罕至的鸽子泉边的姑娘——露茜：“她住在鸽子泉边，/人迹罕至的地方，/是一位无人称赞，/很少有人爱上的姑娘。//长满青苔的岩石边上，/紫罗兰隐约半现；/有如独一无二的星星，/在夜空里荧荧闪闪。//现在的她一动不动，生命停息，/既不看也不听；/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首诗所表现的还不仅仅是入世和出世这类人生选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融入自然、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如何化解人类对生态危机的恐惧等更深的涵义。

梭罗在生态审美中感到，他自己“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整个身体成了一个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他在湖上与潜鸟捉迷藏，他“经常在最深的积雪中跋涉八或十英里，去和一株山毛榉、一株黄杨或松林中的一个老相识约会。”“有一次，我在村中园子里锄地，一只麻雀落在我肩头歇上一会儿，那时我感到，佩戴任何肩章都没有这般荣光。松鼠也终于和我混熟了，偶尔要抄近路时它们就从

我的鞋上踩过去。”这是何等融洽的关系！这是多么富于魅力的生态审美！

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生动描写了哈克融入自然的诗意生存。哈克是个自然之子。他觉得，“别的地方实在是太别扭、太闷气了，可是木筏上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坐在木筏上面，你会感觉到又自由、又轻松、挺舒服。”坐在木筏上，“把小腿垂在水里摇摆着，天南海北地聊一阵——无论是白天或黑夜，只要蚊子不跟我们作对的话，我们总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因为衣服“穿在身上实在不舒服。再说我根本就不太赞成穿衣服。”想象一下吧：一个靠钓鱼和采集维持生活的男孩，赤身裸体地坐在木排上，顺着那条古老的密西西比河无任何目的地漂流。那是何等的原始，何等的野趣，何等的美丽！

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里，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什么叫作“融入美学”。缪尔是这样欣赏大自然美妙韵律的：他“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大胆”冲下山来，“勇敢地一块巨石跳上另一块巨石，保持速度均匀。这时你会感到你的脚正在踏着节拍，然后你就能迅速发现蕴含在岩石堆中的音乐和诗韵。……无论最初它们看上去是多么神秘、多么无序，但它们都是大自然创造之歌中的和谐音符……”

在《沙漠独居者》里，艾比给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读者展现的是他们或匪夷所思或梦寐以求的伊甸园一般的荒野生活：

我卷起睡袋，在依稀的星光里……向瀑布顶端爬去……在石灰华石丘边缘，离瀑布六英尺的地方，我发现一个刚好铺开一张床的沙凹。急速下落的溪水在瀑布边缘自由飞泻，激起持续不断的气流，足以赶走所有飞虫。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二天我又把帆布床也搬到这里，于是在7月的最后几天和整个8月间，这里就成了我固定的卧室。

俄罗斯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死刑台》

里也有一段极其美丽动人的场景描写，描写了一只大母狼（阿克巴拉）和一个小男孩（肯杰什）亲密无间的嬉戏：

阿克巴拉那颗痛苦得破碎的心竟怦怦跳动起来。它走到孩子身边，舔了舔他的小脸蛋。小家伙很高兴它的爱抚，轻轻笑起来，搂住了母狼的脖子。这时阿克巴拉完全瘫软了，它在小孩脚旁躺下，开始同他玩闹——它想让孩子吸它的奶头……母狼一动不动，只愁苦地用那对蓝眼睛望着孩子。于是孩子又走到它跟前，抚摸它的头……母狼对他倾注了全部温情，不断吸着那孩子的气息。它觉得，如果人的小崽能住在它那岩石下的窝里，那该多么舒心啊！

这是一段被很多人称赞不已的经典的生态审美描述。它之所以美，就在于它动人地展现了未被文明异化的小孩与动物的亲密交融。

在交融性审美和审美性交融方面，不少作家采用了假定性、隐喻和象征性很强的方式来创作，用人与物、人与大地、人与大海的结合，来象征最彻底的全身心的融入自然。惠特曼要“委身于”大海：

你，大海哟！我也委身于你吧——我能猜透你的心意，/我从海岸上看见你伸出弯曲的手指召请我，/我相信你不触摸到我就不愿退回，/我们必须互相拥抱，我脱下衣服，远离开大地了，/软软地托着我吧，大海摇簸得我昏昏欲睡，/请以多情的海潮向我冲击，我定能够以同样的热爱报答你。

俄罗斯生态小说家艾特玛托夫的《花狗崖》里的老人奥尔甘要与大海里美丽的“鱼女”融为一体永不分开：

终于，她出现了！她急速地穿过波涛，跃出水面，看着他，向他迎面游来，……他喊叫着，欢呼着，奔向大海，变成一条鲸鱼似的游得很快的人鱼，向“鱼女”游了过去。

……最后，他终于走到她跟前，把她抱在怀中。……他双手抱着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用自己全部心血，全部柔情挚意，抚爱着她，怜悯着她……



摘编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

生态美学的和谐并非千篇一律，它乐见多样性——多样的观点、多样的个性、多样的生命形式。生态美学的和谐亦非停滞不前，它乐见新颖性——新颖的观点、新颖的经验、新颖的感知方式。生态美学的和谐具有一种作用于其自身的平衡感。这种平衡不是呆板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与时俱进的。它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体找到生命中的完满，帮助他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由各种地方社区构成，这些社区具有创造性、同情心、参与性、公正性和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不让任何个体落后。

杰伊·麦克丹尼尔（美国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

摘编自曾繁仁，【美】大卫·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上）》





先人说，蛇是有灵性的动物。你直视着前方，如同一尊石雕，酷酷地，默不作声；但你一定希望，能有睿智的朋友读懂你的唇语。

你是一个观察者，冷静而警觉；你也是一个被观察者，瞧瞧，四周充满了万物的耳目。是的，你瞬间的影像已被记录下来了。

哦，你真的是一首凝固的史诗，穿越无垠的时空，在过去和未来的经纬点上守望。

美育作为一种人的教育，旨在培养“生活的艺术家”，他不是以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但却以艺术的、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社会和人生。具体可表现为健康的审美观(在美丑的辨别中贯穿着某种健康向上的精神)与较强的审美力(具有较为丰富的“创造的想象力”)。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欣赏自然的美；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努力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营造一种和谐协调的审美关系；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身，关爱自己的生命，做到心理与人格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曾繁仁，“审美教育——使人成为‘人’的教育”一文





从8000米高空鸟瞰宁夏黄土高原上的梯田。梯田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它不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是一种生态审美文化、生态生活方式。2010年10月 摄影 / 刘应华

万物何处不同尘

生态审美的主体间性原则

文/王 诺

生态审美的第四个原则是主体间性原则。要真正做到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就需要一个前提：平等而友好地对待自然——人与自然物的关系既不能是主与仆、奴役与被奴役、征服与被制服的关系，又不能是人对神化了的自然敬畏崇拜的关系，而应当是平等友爱的关系。于是，便有学者提出：人与自然物的关系应当是两个主体——人主体与自然主体之间的交互主体性关系。人类与整个大自然或者说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人与具体的自然物种或个别自然物的关系，则是主体间性关系。正确确定了这两类关系，也就基本上摆正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当代生态主义思想则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平等又相互尊重的、分享又具有主体间性交流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摆脱生态恐惧症的影响。人类的文明史已经反复证明：凡是与人本性为敌的努力，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也无论它在一个时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最终还是要失败的。用敬畏自然观既不能指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也不能指导人类建立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兄弟般的、“生态友好的”、交互主体性的、生死相关的交往原则之上。

为了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国内外生态文学家在初始阶段热衷于努力达到完全无我的境界，只描写自然本身，尽可能抹去一切人的情感和烙印，努力为大自然和非人自然物代言，像山那样思考，像海那样感怀，努力从非人类生物（如狼、鱼等）的视角观察万物；而作品中的人，要么看不见了，要么就是破坏大自然的反面形象。但是，生态文学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则不能不从过正的矫枉返回生态整体与人类物种甚至个体人的平衡。

生态文学倡导生态整体主义，主张自然整体至上和以是否有利于生态整体的平衡、稳定、美和持续存有作为衡量万事万物价值的终极标准。但绝对不是反人类的，把人都写没了的作品不是好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家崇尚自然、尊敬自然，但绝对不是要把自然物神圣化，当作神明来顶礼膜拜，像原始自然文学那样造出一个或者一批自然神，

然后敬畏它，臣服于它，而是把自然物当作与人平等、友好的朋友对待。

南非生态批评家斯旺波尔坚信：人类的本性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只是在原始社会那个特定的阶段，人们形成了生态恐惧，这种恐惧积累下来并且在意识层面表现出来了。他认为人是可以战胜这种自然恐惧的，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ecophobia（生态之惧）变成ecophilia（生态之爱），就像通过理性认识的方法解开潜意识情结那样。还有思想家从爱生命是人的本性这个角度来说明人能够战胜生态恐惧，转向生物之爱和生态之爱。生物学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运动倡导者威尔逊在《生物之爱》一书里提出，生物之爱是人类固有的倾向，“从婴儿期开始，我们就愉快地关注自身和其他生物”。“我们的生存有赖于这种倾向，我们的精神由此织就，我们的希望由它的趋势生成。”

生态的主体间性思想是生态联系观的集中体现。生态主义除了重视整体性原则之外，还重视关联性原则，主张在自然主体和人主体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同时张扬这两类主体的主体性。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都具有主体性，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的主动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显现方式，而且每一个物种都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

将人之外的世界看做客体所带来的恶果：

不仅认识不到人之外事物的主体性价值，而且还会损害到人的主体性，因为人的主体性确立离不开与具有主体性的非人类存在物的联系。

在生态整体法则之下与万物共同生活在生态系统之中，并与非人类自然物建立和保持主体间性的、平等友爱的关系，关系到人类的自由，也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人的自我实现。澳大利亚生态哲学家马修斯一再强调了这一点，她指出人类生命的意义不应该局限在人类社会里，还应当被推定为与其他能够自我实现的自我（包括非人类自我和宇宙自我）的相互关联，我们参与宇宙自我的自我实现，从个人的小我走向生态的大我，唯如此人的存在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完美的实现，而生态的大我只有建立了人主体与自然主体和谐共生的关系才可能实现。

当然，生态审美的原则不止于以上四个。生态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还展开了处所的审美，生态区域的审美，荒野等原生态景观的审美，家园的审美，生态的存在或“诗意地栖居”的审美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总结和研究，对于生态审美的探讨乃至生态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生态审美研究和生态美学理论创建不能仅仅在理论的层面展开，还应当高度重视对文学家的生态审美实践的归纳总结和提炼升华。

摘编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

名家作品



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是“美”吗？长期以来占据中国美学主流的实践美学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否可行？中国古典美学如何进行当代转化？生态美学如何提上美学发展日程、如何构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从生态美学出发，如何进一步发展城市美学、身体美学？这些问题都关系中国美学发展命脉。本书作者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城市美学、身体美学、审美与文化等多个美学视角，着力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并反思和发掘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审美因素，对当代生态运动和普世伦理运动的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微小的精灵

文/郝耀华 图/程 斌

蚂蚁，是世界上数量上最多的生物，它们的总重量竟然超过了人类。美国的《连线》杂志盘点了自然界中12种堪称活化石的动物，其中就有“火星蚁”。蚂蚁是进化的精灵，早在5000万年前就创造了属于它们自己的“农业文明”。

粗粗一看，密密麻麻的蚁群，如城市交通拥堵时的景象。但在微距镜头下，你看到的却是井然有序的图景：几十万只蚂蚁，有条不紊地行进在自己的运输线上，快速有效地搬运着食物。由此而知，每个蚁群都是一个缜密的生物社会。在城市交通管理上，我们人类真该学学蚂蚁的智慧。

世界上数量庞大的生物还有蚊子。作为个体的蚊子，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微距摄影师的镜头下，蚊子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在人类强势的逼迫下，动物的栖息空间越来越少，但夏日不绝于耳的蝉鸣声告诉我们，小小的昆虫还顽强地陪伴着我们。知了、蝈蝈、蚂蚁、蜜蜂、蜘蛛，这些都是离我们最近的动物。实际上，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非常之多。你知道吗？仅仅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就有4635种昆虫（约占全国已定名昆虫的1/5）。也许它们太小了，我们常常会忽略它们的存在。然而，在微距镜头下，昆虫的世界野趣横生、美妙无比。

昆虫虽然身形微小，却是天然造化的精品。在人类航空航天的进程中，有不少技术难题都是受到蜻蜓等昆虫的启迪后攻克的。比如，蜻蜓与机翼配重，蝴蝶与卫星温度调控装置，苍蝇与航天器的平衡棒，蜘蛛与宇航员的催眠药……昆虫的成绩单很长很长，我们对昆虫的了解还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还要将微距摄影进行到底！





凤尾蛱蝶的幼虫，
仿如传说中的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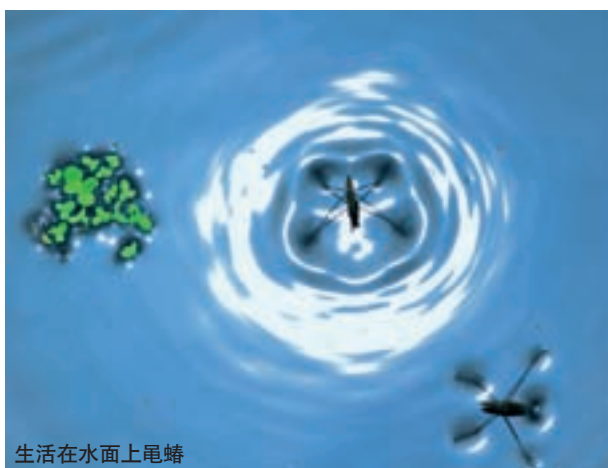
夹竹桃天蛾幼虫的眼状斑纹，
仿如外星来客

宇宙中已经进化的一切事物——莫扎特和爱因斯坦，你和我，最大的星系和最卑微的昆虫——都是令人惊叹的无限但并非偶然的自创过程的结果。没有任何已经进化的事物是与其他事物毫不相干地独立存在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所有事物都是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

[美]欧文·拉兹洛著，钱兆华译，《微滴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 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生活在水面上蜉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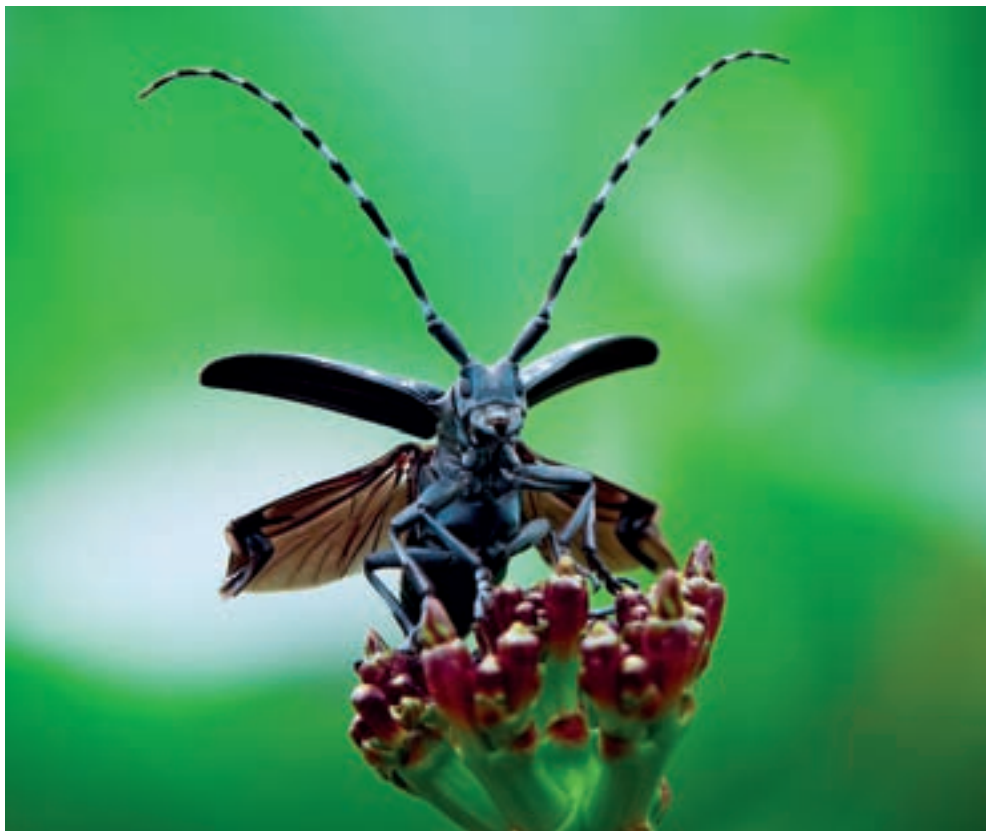


追逐中的跳蛛



蚂蚁经常会成为同类的战利品

微观世界



正在起飞的星天牛



伸出鼻角防御的达摩凤蝶幼虫



弄蝶的幼虫头部特写



玉斑凤蝶的幼虫眼状斑纹

生态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诸多乐趣：有的乐趣在于发掘大自然的奥秘；有的乐趣在于构建一个精准的模型，构想一个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有的乐趣在于设计实验来验证在实地观察中发掘的未经考证的原理或概念；有的则是为了将生态知识用于为人类谋福利。

摘编自保罗·埃尔利希（美国生态学家），《大自然的机制》，张春美译



蜗牛的眼睛特写

微观世界



使用特殊技巧来取食有毒植物
海芋叶片的柳阿波萤叶甲



正在取食叶片的象甲

自然造物与物化自然

文、图/程斌



刚孵化的幼蛛在几乎不可见的蛛丝上攀爬

粒沙、一片叶、一只虫，以我们人类的眼光直接观看，它们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从微观的视野去观看，就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丰富景象。那么，在这样的相对视野里，并没有真正客观意义上绝对的大和小。对于摄影而言，要学会变换视野，除了我们在意识上拓展自己，那么在主观上去了解和拍摄微观世界，也是在丰富我们的生命体验。即便只是走近观察一只虫，用心观察它的世界，也会增加一些认知生命的机会，而随之产生的念头和意识，也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究竟能够拥有怎样的生命空间……

拿起相机，我们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机会，摄影作品是我们的一种语言。而好的生态摄影作品并没有所谓的标准，但是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时常提醒自己：“生态摄影，有生态，有摄影。”理解这句话并不难，在作品中不仅要能体现出自然事物本质的魅力，也要能体现出摄影技艺的表现力。在不断完善的拍摄技巧和摄影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地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拍摄？我们最想拍什么？我们该怎么去拍？其实，投入你的真心，一切都能水到渠成。因为，这本来就是自然而然。

这些微距摄影的图片，无声却清楚地传达着自然界的信息，它在述说着生命科学的奥秘。一个优秀的生态摄影师，不会生硬地物化丰富多彩的大自然，而会遵从造物的旨意，顺从自然的规律，心有灵犀地去感

世界是由其部分组成的无缝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所有组成部分都不断地相互接触。联结和信息的共享使现实进入一个令人惊叹的相互作用和交流的网络。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恒久的相互联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概念。正是这种顿悟使我们能够在一个脆弱、相互依赖和永远混乱的世界中重新建立起和谐与平衡。

[美]欧文·拉兹洛著，钱兆华译，《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悟每一种生命的灵魂，尽可能地呈现造化的伟力和自然的瑰丽。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珍·古道尔开创了动物研究的新领域。他的研究表明：动物是有感情的。生态摄影师们相信这个结论，因而愿意与动物进行情感交流。其交流的方式之一就是微距摄影。

微距就是一种深度接触，最好的微距就

是生命间的相濡以沫。在生物圈里，有一种共生现象，就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比如犀牛和牛椋鸟，牛椋鸟以犀牛皮肤上的寄生虫为食，犀牛也因此得意，不会受寄生虫的侵扰。还有植物，90%的植物与周边的植物有着共生关系。其实，生态摄影师与大自然也有着一种共生关系，自然万物为摄影师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摄影师的

摇蚊栖息在铁树的针状叶缝里





在木棉果荚寻找食物的红蝽



三只蛾类幼虫隐藏在叶子的背后，这里不仅是它们的卧室还是餐厅

作品也向它们表达着人类爱护自然的美好意愿。

生态微距摄影是我们探寻大自然种种奥秘的一种方式。古人也懂得“莫依高枝纵繁响，也应回首顾螳螂”。每一种物种都有它的天敌，所谓“一物降一物”。在进化过程中留下来的物种，大多具有特殊的觅食手段、隐蔽方式和防卫能力。微距摄影放大了自然界“战争与和平”和动物食物链的真实细节，形象地诠释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自然万物不仅是人类的朋友，有时还是我们的老师，生态微距摄影也是人类向动植物学习的一种方式。当人们仔细地研究了鸵鸟蛋的微观结构后，仿生学家就制造出了用鸵鸟蛋壳做的保鲜容器。人们还根据蝴蝶翅膀颜色变化的机理，研制出了防伪纸币和信用卡。这样的范例还有，昆虫的触角与气体分析检测仪，蝗虫的飞行与避免撞车仪器，英国科学家制造的“蝙蝠拐杖”可以让盲人在黑暗中行走……

欧阳修诗云：“当路游丝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虫在亲近，鸟在呼唤，花鸟鱼虫离我们那么近，我们怎能漠视它们呢？



点探花的境界

文/郝耀华

元代诗人元好问殷勤探花，早春时节他就发现，“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诗人召唤我们，看花吧！现代心理学确实证明：如果我们每天早晨看上十分钟的花，不论看什么花，都会有益于一天的心情。

然而同是看花，境界却有不同。对微距摄影师来说，那些不知名的野花，才是他们醉心于观察的对象。在并不宁静的日子里，这些花草寂静的几乎无声无息，但只要你把欣赏和关爱的镜头对准它们，它们便会从浓荫的缝隙里露出清澈的眸子，为这世间的知音回眸一笑。

在我们目力不及的隐蔽之处，从那些貌不惊人的植物里，微距摄影师却会发现许多惊人的秘密。他们在死寂的戈壁滩行走，不止看到了随风飘荡的风滚草，还发现了根扎得很深的骆驼刺。科学家证实，骆驼刺的根，最深可以入土20多米。

借助微距摄影，摄影师可以观察到鲜为人知的植物奇趣。我国云南有一种灌木，它的每一片叶子尖都状如下垂的瓶子，瓶口还有一片状若瓶盖的小叶子，当地人俗称“猪笼

草”。它为什么长成这般模样呢？微距摄影破解了其中的秘密。

原来，猪笼草的“瓶盖”平常是半启的，“瓶”中分泌的汁液，能引诱来小昆虫，并成为猪笼草的美食。

一个摄影师说：“我从小就喜欢植物，五彩缤纷、形状各异的它们，让大自然美不胜收。它们汲取着日月的精华，散发着醉人的清芬。花会唱歌，草会跳舞，它们的存在，就是温馨和甜蜜。”那么，你听过花卉唱歌吗？黄昏，当黄色的樱草花破蕾绽放时，就会高兴地发出一种噗噗的声音。你见过植物跳舞吗？我说的不是被风吹拂的姿势，而是自发的舞蹈。有一种“电信草”，喜欢在阳光下翩翩起舞，人们也叫它“舞草”。原来这是一种防卫行为，用以吓阻侵犯它的小动物。

摄影师们历经千辛万苦拍摄下来的微距图像，生动地记录下了植物世界的这些有趣的“微生活”。让这些大地上沉默不语的花花草草，从暗夜里走出来，向我们娓娓述说最本真最纯洁的故事。



转换视角

生态审美实践(4)

文/王 诺

英

国浪漫主义诗人亨特的名诗《鱼、人和精灵》让生态批评家意识到实现人与自然的交互主体性的前提：首先要转换视角，设身处地从物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进而承认自然万物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权利。只承认一方的主体性而把另一方看作客体，主体间性关系就无法建立。如果人是主体、鱼是客体，结果是这样的：

你这稀奇古怪、面带惊讶、大海里的可怜虫，/三角眼，耷拉着口角，张着大嘴，/你无止无休地吞进大海中的盐水；/你冷酷，虽然你的血有幸被染成鲜红，/你沉默，虽然你长住在咆哮的海涛中。/……有的圆，有的扁，有的细长，都像鬼怪，/没有腿，不懂得爱，声名狼藉地清清白白。

如果把鱼视为主体而人当作客体，则变成了这样：

奇异的怪物！……啊，扁平的、丑恶不堪的面孔，/阴森森地和下面的胸膛截然分离。/你总是在旱地上阴沉沉地走来走去，/岔开身躯，迈着荒谬可笑的步子，/一叉又一叉，辱没了一切优美的风韵，/你那废置无用的长鳍——毛茸茸，直挺挺，干巴巴，好不迟钝！/你成天吸进那刀剑似的、不堪呼吸的空气，/……白浪碧波的水中生活，你丝毫也不能分享？/有时我看见你们成双成对地走过海滩，/你的鳍挽着她的鳍，多难看，多不体面！

从生态审美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为人们思考主体间性审美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前提，那就是：如果人类囿于主客二分的审美关系，人与自然物的沟通交流就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审美者自设的障碍。

梭罗在《野苹果树》里生动感人地描绘了一只公牛和一棵野苹果树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公牛走近野苹果树，准备吃它的嫩叶。公牛“暂停了一下，向苹果树致敬，表达他的惊讶，并得到了回答：‘你来这的理由与我的一样’。于是它开始吃嫩叶，似乎以此表明它是资格吃的。”野苹果树和公牛拥有相同的生存理由：这里适合野苹果树生长；这里又有丰美的草和嫩叶能满足公牛的需要。但是，公牛对野苹果树叶并不吃尽吞绝。它懂得尊重对方的生存权和生长权，懂得在索取资源的同时保护资源。一头公牛和一棵野苹果树，真诚地较量着，20年或者更久。读来不禁生出一些相濡以沫的温暖和美学意义上的感动。彼此的生命中存着对方生命的影子。野苹果树为公牛提供树荫和果实，公牛协助它将树种传播。梭罗告诉我们，这便是大自然的逻辑，无法简单化，无法直线化，表面上的对立反映的却是大自然内在秩序的严谨和复杂。

在美国生态作家贝里的一些诗歌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主体间性的生态审美。贝里写道：安静的鹿儿仰视着我，等候着，/安详优雅。/我也等候着，停止了脚步与思想。/我们站立相视。

平等地相立而视，诗人与鹿儿开始了交互主体性的心灵交流。

中国生态诗人华海也主张：文学家的生态审美，要在有效预防人类中心论遗患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物的主体间性交流。他在诗中写道：“在一树桂花开花时/你把自己打开/在一只斑鸠鸣叫中/也让自己鸣叫”。“你让身体内所有的声息/慢慢与静福山合而为一”。桂花开

花，人也敞开自己；斑鸠鸣叫，人也欢唱。人主体和自然物主体不仅同时舒展自我，而且还形成双向的、互相影响的平等对话。他们在相互展示自我，他们在相互欣赏对方，他们在款款深情地对唱。

在强调自然物和人的主体性、强调主体间性交流的时候，不能忘记所有这些主体都只是生态整体的组成部分。人主体不能凌驾于自然物主体，更不能凌驾于生态整体。人不仅需与自然物进行平等的主体间性交流，还要十分明确自身主体性的边界与局限。以生态整体为旨归，不仅需要尊重生态整体的利益，承认整体的价值至高无上，还需要认识到整体内任何一类个体的局限，承认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边界。万物在生态整体内相互依存而非相互凌驾，大自然为每一个物种安排好了生存之道和存在之法，只有遵循自然的道与法，万物——包括人——才能获得自由。在《万物结合之法》中，贝里这样写道：

云只有在随风飘荡时/才是自由的/雨只有在落下时/才是自由的/水只有在汇聚时/在顺着河道往下流时/在蒸腾到空气中时/才是自由的/……/如果你爱这法/如果你能唱着歌走进这法/就像水向下流/你就能从中找到安宁

这首诗与其说在探讨万物结合之法，不如说是贝里表现了整体观指导下的“边界”意识。有边界的自由是一种有责任感的自由。自然万物的“自由”像婚姻中的自由一样，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自由。正是在局限和自我约束中，我们找到了自由，因为我们承认和尊重创造的界限。万物只有与其他造物相互依存时才是自由的，那么人类也应当如此。

只有人不再凌驾于万物之上，而将自己置身为生态整体的一个部分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同时也才能够实现受到生态整体限制的主体间性审美交流。



摘编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



微型荒野

文/爱德华·O·威尔逊

“自由自在”，这个词语多么精妙地抓住了荒野的精神。但是它如何正确地运用于实践还取决于应用的尺度。

一片郊区的林地显然对于哺乳动物、鸟类和树木来说不再是一个荒野，但是对于微小的生物来说，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微型荒野”（micro wilderness），很多昆虫、螨类和节肢动物，大部分个头在10毫米以下，在那里自由活动，它们的领地并没有受到人类的手、脚和工具的干扰。幸运的是，“微型荒野”并不是自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从8000米高空鸟瞰宁夏黄土高原，2010年10月 摄影 / 刘应华

恰恰相反，每一立方米的土壤和其中的腐殖质都是一个充满了多样化生物的世界，包含成百上千种生物。它们中包含了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微生物。1克土壤可能还不到一小撮，但是其中就生活着6000种，超过1000万个细菌。

这些显微镜下可见以及肉眼勉强可见的生物生活在人类（地球上最大型的动物之一）倾向于摒弃的地方。对一个在肉眼下只是一个小点的甲螨来说，一个腐烂的树桩就相当于是一个曼哈顿。

对一个细菌来说，它就相当于是整个纽约州。从宏观上来看，林地可能被严重地干扰过，人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从里面走一趟就能察觉到，里面也许被乱丢了垃圾，树林也是次生林。但是每棵树的基部对于那些微小的居民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古老的、未被人干扰的世界。树木间的土壤和垃圾是它们的“大陆”，其附近春季的水塘则是它们的“海洋”。

“微型荒野”的构想是我最近对波士顿港岛国家公园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港口从17世纪中期就一直在繁忙地被使用，大部分时间被作为市政厂水道。1985年，它的水质被评为美国港口中污染最严重的。它的34个污秽的小岛对于这个新英格兰最大的城市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当大波士顿排放的废水经过一个新的过滤系统进行净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港岛成为一个休闲度假的前景逐渐清晰起来，而且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

今天，这些群岛被重新打造为波士顿港岛国家公园，成为居民和参观者向往的地方。港口的水体证明了生命世界的恢复力。贝类重新在底部定居，大型鱼类又回来了，条纹鱼和蓝鱼游到了港口的码头区。海豹和海豚有少量的回归，甚至有人看到一头座头鲸在外岛水域游弋，大概是被那里丰富的食物所吸引吧。

由于我一生中如此多的时间都在研究岛屿生物学，经常去世界一些遥远的地方，因此我被眼前这个天然实验室和教室的场景瞬间吸引，它们在为700万郊区和城市人口服务。最为突出的是，这里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离开电视和电脑来接受真实生命世界教育的机会。

波士顿港岛之所以吸引了众多博物学家，部分是因为它拥有带着浓厚世界性色彩的动、植物区系，持续经历三个多世纪的海运交通，这里有大量的外来植物、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定居，其中绝大部分原产于欧洲。例如，最近调查的521种植物中有229种（占44%）是外来物种。这些“偷渡者”中，一部分是来自那些最早到附近大陆定居的人群，现在已经和当地的物种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物种集合。大型动物，或是一般所说的野生动物也在这里出现了。它们主要是一些海鸟和迁徙的陆生鸟类，种类十分丰富，吸引了大量来自新英格兰

甚至更远地方的观鸟爱好者。

当将微生物、真菌和小型无脊椎动物放在一起考虑，这个小群岛会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它们被看作是世界上没有被勘探过的“微型荒野”。在配备了移动式显微镜后，就可以发现那些显微镜下可见或是基本可见的生物了。生物多样性调查最终会变得非常全面。当科学考察变得有趣并且和教育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城市惯例。

一些后现代哲学家确信真实是相对的，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现，并认为不存在像自然界这样客观的实体。他们说，在一些文化里已经出现了错误的二分法，然而在另一些文化里却没有出现。我很乐意抱着这样的信念，无论如何要多坚持一会儿，但是我已经跨越了太多的自然和人性化生态系统间的界限，我已经不再怀疑自然的客观性。

我承认，在很多地方，从自然向非自然的过渡并没有那么清晰和剧烈，被人类渗透的真实世界变成了在极端和中间变化的万花筒，既有最原始的具有百万年历史的自然栖息地，也有彻底改头换面的停车场。这种飘忽不定的万花筒正朝向人工化、简单化和不稳定化转变。

不过，稍等一下，请回忆起“微型荒野”这个概念。自然很难彻底消亡，甚至在最极端的停车场，你还可以注意到一颗富有生命力的小种子从水泥路的裂缝中缓缓长出，一丛草长在路缘，藻青菌克隆体模糊的颜色涂上了票亭。仔细寻找那些在狭小空间中茁壮生长的微小生物，你会发现蜗虫、线虫以及正在努力破茧成蛾的毛虫。这些背水一战的野生生物，是使地球必将变绿变蓝的先锋，很有耐心地去改变我们的思想。这些物种仍然能够恢复一些我们冷酷地决心要摧毁的东西。



摘编自《造物——拯救地球生灵的呼吁》，马涛、沈炎，李博 译



在浩瀚的昆虫世界中，叶蝉可称得上是一个大家族，它们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也极为庞大。它们并不太挑食，能以多种植物叶片中的汁液为生，这些叶子也往往被它们当作绝佳的栖息地来繁衍生息 摄影/程斌



从8000米高空鸟瞰宁夏黄土高原地貌，2010年10月 摄影/刘应华